

明清八大家文選

歸震川
梅伯言

方望溪
曾滌生

劉海峯
張濂亭

姚姬傳
吳擘甫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歸震川文鈔目次

貞列論

泰伯至德論

顧喩

雍里先生文集序

沈次谷先生詩序

荀子序錄

苴懷竹字說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讀伍子胥傳

跋仲尼七十子

答唐虔伯書

何長者傳

可茶小傳

計烈婦傳

冕南園記

贈例論

守耕說

項思堯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尙書敘錄

西王母陶序

新校禹塞論序

送童可鵬序

贈騎士張雲崖序

讀金陀粹編

上粟仔郎書

歸氏二孝子傳

篤溪翁傳

陶節婦傳

先妣事略

世有堂記

臥石亭記

菊窗記

張氏女貞節記

陶庵記

書張貞女死事

讀隱君墓碣

朱隱君墓誌銘

亡兒謝孫壻志

書齋銘

詹事陸公壽頌

駿裕州壽序

周氏雙壽序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弔何氏婦文并序

寶界山房記

本庵記

張氏女子神異記

書郭義官事

張貞女獄事

王烈婦墓碣

沈貞甫墓誌銘

女三二城志

王氏畫贊并序

亡友方思曾墓表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秩

祭唐虞伯文代

祭鮑縣令夫人文

方望溪文鈔目次

周公論

方正學論

原人上

原過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熊氏家傳後

讀古文尙書書後

又書儒林傳後

書太史公自序後

跋石齋黃公手札

嚴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贈淳安方丈翰序

與孫以甫書

答某公書

與王崑繩書

瀟嬰論

于忠肅論

原人下

轅馬說

書孫文正傳後

書潘允慎家傳後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書儒林傳後

書淮陰侯列傳後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熊借呂遺文序

送余西麓序

送李雨倉序

與李剛主書

與某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孫徵君傳

重建陽明祠堂記

遊潭柘記

記姜西暝遺言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逆旅小子

鮑氏女求壙銘

王生墓誌銘

蔣母七十壽序

先母行略

遊豐臺記

遊雁蕩記

左忠毅公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萬季野墓表

李剛主墓誌銘

兄伯川墓誌銘

余石民哀辭

劉海峯文鈔目次

天道上

天道下

焚書辯

書戰國策後

春秋發微序

沈荃園詩序

恐吠一首別張渭南

送姚姬傳南歸序

與左君書

答周君書

程書原傳

樵翁傳

江貞女傳

遊黃山記

遊百門泉記

寶祠記

天道中

觀化

羸說

讀伯夷傳

海舶三集序

送葉書山序

贈方抱之序

與王君書

答吳殿麟書

胡孝子傳

吳義士傳

李節婦傳

乞人張氏傳

遊三遊洞記

遊萬柳堂記

侑經精舍記

無齋記

方懌林墓表

下殤子張十二郎壙銘

謝氏妹六十壽序

祭左蘭齋文

家嫂翁畫像贊

吳君墓誌銘

姚南青五十壽序代

祭望溪先生文

祭張十二郎文

姚姬傳文鈔目次

范蠡論

李斯論

晏子不愛郡殿論

老子章義序

族譜序

吳荀叔杉亭集序

小學考序

南園詩存序

程綿莊文集序

跋史閣部書後

書貨殖傳後

送龔友南歸序

贈程魚門序

張貞女傳

黃徵君傳

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伍子胥論

賈生明中商論

郡縣考

莊子章義序

張冠瓊遺文序

荷塘詩集序

梅湖詩集序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

讀孫子

何遜人節義詩跋後

贈傲獻之序

朱竹君先生傳

方染露傳

劉海峯先生傳

記江甯李氏五節婦事

遊媚筆泉記

隨園雅集圖後記

袁香亭畫冊記

節孝堂記

後魯絮非書

與王鐵夫書

甯化三賢像贊

羅太孺人墓表

蔣君墓碣

周青原墓誌銘

左衆郭權厝銘 并序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并序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祭劉海峯先生文

登泰山記

金焦同遊圖記

陳氏藏書樓記

復曹雲路書

復蔣松如書

復姚春木書

太常侍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抱轡山人李君墓誌銘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 并序

嚴冬友墓誌銘 并序

袁隨園君墓誌銘 并序

王禹卿七十壽序

祭朱竹君學士文

歸震川文鈔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其牢合卷，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耦，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風，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矜譜，而各詳其統，夫人各詳其宗，

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於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嗣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懸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秦伯至德論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懷焉。人之喜怒哀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滯滯迂緩，貪味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賢人，秦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之與人，而弑黜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於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

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襄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于秦伯，而後爲天子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秦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秦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秦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鬪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妥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難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狄，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秦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一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鬪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篤道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秦伯能順而成之，此秦伯所以爲能讓也。秦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秦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子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子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悲，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秦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

爲賢，而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守耕說

嘉定唐度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質、李浩卿皆度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度伯，予因二君蓋如度伯也。度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度伯爲其女夫，予因度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度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甌喻

人有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雖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蚘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一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蚘蟣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昔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史曹，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推以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其蒞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始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媵駒雷同，無所可否，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共費笑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蠶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略見施行矣。常強仕之年，進位牧伯，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先儒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

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大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蓋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卽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擊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曠，顯不益美也耶。故曰：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緜緜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而笑。今見其華燁燁、洋洋爾、纏纏、別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于古耶。先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鼓樊紹述，則如樊紹述，鼓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况史記耶。大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沈次谷先生數數過予，必

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榷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臣目聰明，筋力強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典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敵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偶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也。不然，則古今人情無不同，而獨於時有異乎？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次谷知詩者，故并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尚之志，世路艱危之跡，見于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尙書敘錄

余少讀尙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所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撥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靡靡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囚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宮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

荀子序錄

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勞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敍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評事楊倞，常移易其篇第。而今篇中，亦多有失倫次者，欲余重加釐落，而懼于紛更。第別其章條，或句爲之斷長短，皆有意焉。而時有蕪謬，取韓子削其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之意。與其他脫文衍字，並爲識別，讀者可以一覽而知也。當戰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子並馳。顧其爲書者之體，務富于文辭，引物連類，曼衍夸老，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也。自揚雄懷忿，皆併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頗加訾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于古人之書，能不惑于流俗，而冰自得于心者，蓋少也。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良珊，客于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謁予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杳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驂騑，耳之馴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瑤池，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殂，後世以爲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上。

遂驅升于弁山；乃紀丁跡于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殆如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逃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水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上殿自設精饌，以酢盛饒，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于甘泉，柏梁蜚廉柱館間，視穆王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請事如迂誕，稽以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蕭然，豈神靈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黃山之間耶。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

夏懷竹字說序

生而無名，君子以爲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逼于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墨跡妙天下，尤工于竹。章甫允懷于茲，託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旣爲說以勉之，而沒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于篇曰：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喜爲容，在稠人中，不問可知。章甫爲人滑稽，與伶人伍，衣裳偏倚，步履邪施，忽去忽來，見者咸輕之。章甫于子祖母爲從孫，于子室人爲姑舅之子，內外皆兄弟。室人歸寧時，疾殆東還，入帷幃中，倉卒不可測。章甫親爲扶輦，徐徐行，面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爲之隕涕。章甫又棄其家，留予視湯藥，終夜不寐者二旬。室人旣沒，旬旬營喪事者踰月，子崎窮困頓，爲世所棄。死喪之感，煒煒無倚，青燈孤影，獨章甫款語其旁。章甫篤于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不發憤慨。

慕而極言之。况予親得之章甫，此烏得而無言也。

新校傷寒論序

醫學惟張機最號名家，金匱玉函，與黃帝越人之書，並重於世。而傷寒論備極進退損益之法，論者以爲通神。王叔和嘗爲之抄註，顧其簡編錯誤，罕有倫序。自前固已病之，其後如安常許叔微之徒，咸有論述，以羽翼是書。而世已不可得見。至於叔和之註，亦復淆亂本文，觀者殊不能了。吾邑沈君順甫，嘗用心於此，爲之科別釐整，錄爲上下二卷，間以示余，而請序之。蓋自先生之道廢，而百家技術，悉以苟簡。其爲醫者，稽事制食，既不約於有司之法。而且學臆斷，漫不識三世之書，徒以高標牌號，鴛說軒岐，以射一時之利。而數家之市，視以爲歸。卒然抱病，以身委之，彼既不量其力之能否，與病之難易，而望意脈絡，強爲準擬，十指上下，羣藥紛然，則以人之病，而試於一揆之閒者，多矣。所以然者，良由習之不熟，致之不深，眩瞽於疑似之際，而用之者，輕也。順甫之醫，自其先世，已籍籍有聲。而順甫益加勤敏，由家庭之授受，而上溯古人之用心，聚集古書於荅坡精舍，參互校讎，手自披寫，誦讀如嚮者。而此書之編，亦足以知其術之不苟矣。其必無俗醫之弊，而當以精良傳世也無疑。抑余聞醫之道，必兼取於地理時候之宜，而又參之以古今之變。昔之論傷寒者，多詳於外，而今之病傷寒者，多起於內。窮嗜慾以決性命，則其害有不止六氣之疹者。斟酌變化，順甫當必自得之，而非言之所能盡也。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

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爲傳註，有功於遺經爲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爲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爲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閎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有事於進士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然二子要爲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揚子雲作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爲憂，爾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世，獨知好雄書，予非爲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爲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人遊崑山，尙少也。數年前，畿卅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土梗已耳。子鳴鸞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纒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爲召公，猶召公之自爲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爲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爲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爲哉。然使其心有纒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爲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爲送楊少尹序，亦以其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爲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爲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爲不可及。吾猶以爲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爲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爲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聞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極蜀事，能爲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爲，不異往時爲給事，少年鋒銳之時，亦可以稱爲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善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

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贈醫士張雲厓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爲吏者，概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予頗疑其非經世之要。欲爲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下迨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爲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爲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有稱於一時者，其實不迨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及，而伎術亦然，可歎也哉。嘉靖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以爲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厓世爲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爲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淺深，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嗜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之盲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讀伍子胥傳

嗟乎，余觀子胥避楚，何智而困吳，何愚也。然鞭尸，雪憤，類刺客，事不與其中庸焉。及子胥受吳之劍，豈爲楚殺子胥邪？使子房處此，必不羈縻於吳，早自去矣。是時白公與子胥均負楚難者，而白公本楚之公子，如重耳，然其急於報父可哀也。奈何自遣其國，爲伸大義於天下者，固若是乎？聞有死事，石乞能死白公，古之養士，亦多肝胆矣。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修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勤勞志節，檜爲評史，欲掄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爲之銜冤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卽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跌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根、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衣。見其潦倒，常所隱側。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蒸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旒，倦倦之望，亦恃在朝如閣

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聞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側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
蹙蹙無依。隨調爲史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鄆南屬，在山水窮僻，
龍蛇虎豹之與處。龜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
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
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蹙然如卽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缺然
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籌蓋薄示之譎譎，而往時讒搆之說益行矣。
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
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
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
十人，皆出於胥胥沈沒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顯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無歲不與。計借望
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采年始收之。願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恢不得比
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
舉，而小人讒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造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
士去國不毀其名，苟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
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
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
藉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

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懇之至，不宣。有光再拜。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冀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情實。况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證，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鑿鑿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常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囿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日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檢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污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于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殞。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盡。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願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願其力之

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子既列之家乘。乘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踐踐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而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餓無疾而卒。孝子既老，日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子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隨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猶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己所創爲誥別也。人有急求粟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卒，已慨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價。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爲請鄉飲酒，因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迺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賜，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遺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眩，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謂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頹然，蒼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誦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澗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俾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愴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徧去徑還家，媼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猶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澹然而養者，翁始如千歲人。昔東坡

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爲縣書。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可賣蚊烟涼簾遺日乎。可茶願爲醫，其女兒之夫沈氏，頗願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遺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饋鮮菱者如仙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葱之兆耶。可茶醫果日進，求者屢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即怒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既責其飲酒醉，即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即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即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己子，而養其姊三十餘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茶爲撤己事，來自練城三十里，晝夜調視，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祕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即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恆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贊曰：孔子一稱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一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僂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癩，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臉，自澆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婦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而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半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潛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韶山賊，流劫江西湖東西，殺虜憲臣，三省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遇江閩爲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孳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嶺多有殺獲。已復搗仙花崗，擒斬賊首，復與賊

戰爲其所困。賊因遣問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卽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鋒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尙舉，嘉靖二十九年，爲兵部職方郎中，虜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尙書爲權臣所誤，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丁尙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尙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爲，而士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諱亨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諱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爲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蒙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烈婦之死爲之增重云。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宏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孺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艱，感願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靈，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疑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習以貨雄，敦尙儲實，與人約，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杼，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儲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際藥物，家無閒人，兒女

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綴纒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臣筮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誦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顛語，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癖，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爲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河州陳先生爲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爲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由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見相呼，問姓名，甚懼，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爲花園，中爲小閣，河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觀覽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旣徙，而故時城樓櫓浮闕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騰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

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云。

世有堂記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廡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餽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冀者，大中不爲固邪？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歟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厭，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厭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宏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宮僕雄一時，賓朋雜沓，觴咏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太末之人，有來爲吾縣者，曰方棠陵先生。棠陵海內之士，遊何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爲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于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選貢，自大學上舍調爲縣主簿，則太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塚耶？君構亭於齋之隙，扁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墓在浮石山，今宦遊于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瀉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臥石矣。

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爲非孝。今吾民之疲瘁已甚，內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爲之記。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泮別鵠，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東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樵，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滌滌，泗河洞沈，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奔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齊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窺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誠華子岡歟。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盡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壚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洗。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遊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菊窗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浦之屋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鵠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餘味之騰，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

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學今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清風，芙蓉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窗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頹齡。」又云：「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躡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爲尚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子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窗之下，而請問焉。君名悅，字君學。

本庵記

客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本庵，因其友張師周來請爲之記。余問其所以爲名者，蓋今少保司馬公爲曹郎時，生君於邸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釐事於江都，開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此子生，因命之曰揚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居，令此子長得爲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而主司以爲州民，非所以爲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敢忘乃祖之命，故名其庵曰本者，以爲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爲始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言而言儉，從其始而求之，未有不得其心也。傳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聖人之所謂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能思天地之所生，則不至於遠其性。人能思先祖之衍其類而生我，則不至於戕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君而倍師。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君子之爲仁，以孝弟爲始，則所以得其心也。君日侍少保公，承顏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思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政，以才德爲天

子所倚毗。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宮，弈世濟美，當世以爲難得。及余觀其一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蓋有以也。是爲記。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遭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闕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遺嫗往視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勸，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歸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惟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

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脅凌與爲亂，不從。夜率賊裝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昇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昇。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来，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籲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焚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其來逐，遂棄也。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臥膚肉如生。劉晉二創孔，有血沫，伴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遺害，何也？悲夫。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物物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人，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睫之間哉！蓋孔子亦美顏回，而責子路之謾，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灑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且以窮爲娛。百世之下，飄咏其詞，融融然。塵渣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犬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飢寒憊於內，而情性不撓，則於晉宋間，真如蜨蜂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於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騷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餉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嗥呼，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峴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於人，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闢，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媼，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媼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棧爲歡宴。媼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適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愧死耶！一日，媼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

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男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榜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入意，得與胡郎共寢，即默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嘗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己梳與之，又折其梳，遂能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人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悉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相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極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將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充然蹈白刃而不懼，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閑闕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難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或。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千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悚，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爲首飾之屬，皆疑取從校，非是。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著草履，其衣爲血所灑，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傭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晏及典史來驗，巖尙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嘆下刀，孔容二指，尙有血沫噴湧，作人裂其頸。耀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作人，縣令亦知忤入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畫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鏗、胡巖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巖等。先是，嫗賫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髮丘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顯丘曰：老法司謂何。丘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中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取，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頤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越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卽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於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鸞嫗於獄，欲以絕口，且盡覆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巖嫗屍於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遂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鞠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晏，晏是夜實共殺者，不獨於戶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丘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

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屍，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勤，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即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特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於朝廷，莫可得見。至於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其得列於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鐵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與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額天求代，賽麟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特佛氏孟蘭經十五年，不輟。頌葉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召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通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隱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莊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有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於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子男五人，鍼錠，鈇鈇，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遼，灼灼原隰，草莽廣藹，羊牛濺濕。有美伊人，仁服義襲。巖巖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道，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欲污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爲藁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爲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鑑，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瘡，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淒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姊曰：妹過矣，易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鑑，父諱士工部都水司主事，祖諱輝，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岷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閔。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爲恥，所以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舉者，而鑑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攜其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朱隱君墓志銘

君諱庭，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冒陳氏，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爲朱氏。故里人皆稱爲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爲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襲尙書，應對慷慨。尙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爲士，作能吏矣。忽一日，乘未入郭中，問儒生學，弱冠選爲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經，輒籍記。得進士錄，展不讀，曰：設吾有子，當使爲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調卹人，遂至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詠，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能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和，絕不與人較。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主刊第其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僕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人，長卽用賓。嚴氏出，友恭尙幼，女三人，王瓊、陸瑩、吳中英，皆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宮下第。還，濱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密、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尙在殯，何忍爲君銘，而曠不可辭。銘曰：性粹直兮，不能變也。躬草萊兮，食墳典也。若爲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舉也。逃閭野兮，老閉鍵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報也。吾爲斯銘，石可篆也。

沈貞甫墓志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鄆尉山中，貞甫來共居，自遊虎山西，峻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惜。

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翁媿，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飾，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僇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閒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余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覽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妻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亡兒嗣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執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嗣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哀。今母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遊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尙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

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阻，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賤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卽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尙未午殮，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己糶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答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答者問兒死爲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於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臥榻前，雖離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西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兒者歎異，生平素強壯，無疾也。執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攜，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攜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嬰蹙甚苦，蓋不聽吾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於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於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閭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律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僂瑄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鳴張，神奸假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耶。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俱而驚，蓋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筑筑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程，韓子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於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殯中殯。大夫爲適子之長，殯中殯。」是適子亦殯也。而

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一「郎之職，汪錡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女法而已。至於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禮記曾子問，器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於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瀘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嘗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少白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子出門，二二尙躡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恆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僂地，目不暇。

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裏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闐然。每至深夜，鼓琴瑟，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闔地竅，神區鬼奧耶？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尙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轉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憤憤。形緣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傷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培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悞。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鼻風旣逸，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王氏畫贊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冰淨。」此爲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揚子雲之詞云：「春木之電兮，援余手之鶴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

人許進士，使其弟來賚，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爲作此畫。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爲眞是善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揚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盡也。涕泣而爲作贊曰：

哀窈窕，思闕離。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瑚，是耶非作影。

詹事陸公壽頌

詹事府陸公異時，以文學官禁林，侍齋辰，饗天下之望久矣。某昔年仰公於日月之上，今日拜公於湖海之間，驚委風骨，玉色金聲，年彌高而彌壯也。天佑皇家，貽以國老，翊贊鴻圖，調燮元氣，固宋社不拔之基，躋蒸民仁壽之惑。夫豈獨康濟一身爲山澤之癯而已。小子不佞，乃作頌曰：

巖巖陸公，系自機雲。惟陸於吳，奔世有聞。傳至於公，久而愈芬。滄海育靈，協氣氤氳。昔我孝皇，聖德淵淳。爲億萬年，培植以仁。豈惟以仁，又貽其人。公方壯齡，厥聲日新。南金的鑠，公爲絕倫。登於廊廟，華國以文。石渠東觀，古風載殷。爛然紫微，光映紫宸。羽儀三朝，如鳳如麟。胃子之命，學士斷斷。諱經講幄，正道是陳。造膝數語，人誰敢云。公或居外，亦著其助。公還於朝，龍光日增。位於列卿，比帝典墳。身負日月，氣纏風寒。春宮濟濟，公率其羣。天子念公，曰惟汝勳。錫以歸老，以慰元臣。公居粉野，葆性全眞。大江之南，五湖之濱。冷然御風，其樂無垠。國有黃耆，朝野所斷。天錫難老，以爲吾君。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佐我皇明，萬億千春。

亡友方思曾墓表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烏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附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勸之於石。蓋天之生材質難，其所以

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審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叢，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借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嗚羊之流，卽跪拜施舍，冀得翼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鬻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懣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其憤懣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愴然不與世說，而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於中庸之途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鑾，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下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墮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里，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余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辭。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旣爲銘，予獨痛思

骨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一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就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績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淳甘臙，腴醴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訶呼而笑傲。當郡邑噴霧之間，其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適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叔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以德爲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爲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爲魏氏諸倩內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濟甫來請予爲太夫人壽序。蓋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王以來，數百年爲壽纓世家。予以魏氏之連，常有女婢往來，數能道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豈惟一時之輝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

原
书
缺
页

书

缺

页

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乖於民彝。所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於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刳。夫與婦其一道兮，夫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傍徨兮，形枯槁而面顰。且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幃。惟夫病之可念兮，尙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託兮，各得其偶以嬾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嘆其世離。予昔嘗歷此變兮，悅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髮兮，悼往昔而傷香。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漓。



影泉

方望溪文鈔

周公論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爲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衆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看矣。蓋天理不可以爲僞，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可加刃於其兄。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云皆有可誅之罪也。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怒然無以自解。蓋討賊之義，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也。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阜以望商邑，已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誣紀其序，凡義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斨」之後，「袞衣繡裳」，駐大師於徐，袞之間，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者而教告之，取其不迪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爲患，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懲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虢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視，卽三恪大猷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

懲於鬼方之叛殷，業夷之爭齊，而早爲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昔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尙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敍而錄之。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謬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鄉使給說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率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國殄身者衆矣。平勃之事委而集，則嬰爲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四鄉，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榮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閹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鄧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踏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鄧寄之首，尙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印屬典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緩死，故得囚其瓊瑩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宦虜發產謀，以關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舉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靡之謀生怨。豈人心

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邪抑上所以導之者異邪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方正學論

道之不聞，與相知其大體，而察之未精，操之未熟，其遇死生患難之交，未有不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者也。若正學方公之事，吾惑焉。國破君亡，縮劍自裁，以無辱可也。卽不幸爲遷者得，閉口絕脛，不食而死可也。何故咕咕於口舌之間，以致沈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至燕王以周公自比，使聖賢之徒當此，必將曰王能爲周公，是某之上願也。卽不能一姓繼統，與仇敵相兼者異。王能卵翼吾君之子，而比于諸孫，則海內悅服。而高皇帝之靈，實嘉賴之。計不出此，而以輔其子爲言，是置其君之子於鼎俎之上也。燕王以盜賊之心，百戰而得天下，公誠望其取諸其懷而與之乎。故公之任剛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於卒然而失其常度耳。抑公之事失於終，而始猶無病也。方晉之亡，中原裂於劉石。劉廣武卽能建國北蕃，以奉晉嗣，不過與張段慕容等，於晉毫無加損。而嵇、阮暴人之間，復諫造怨，陷二親於死亡。此於道概乎其未有聞，而稱之者無異議甚矣。其惑也。夫廣武豈以是爲利，正學豈以是爲名者哉。而殺身不足以成仁，此君子之篤行，所以必先之學問思辨也。然則爲廣武者，宜奈何，不能固歸於晉，則負耜而耕於野，庶幾身可全面親可保也。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遺爭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

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其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秦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固必遠過宋太子，而威權則十倍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變戾先儒病焉。不知諾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脅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弗稔矣，其不勳於惡，以國制於已，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諾誅譖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圍人桀卜鹵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譖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諾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原人上

公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賈人微之，於塗之人微之也。非於塗之人微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微之也。何以謂聖人賈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方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評之，則作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兇勅之誅也，謂賊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誓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勅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勳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勳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痛者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復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嘗有大亂，尚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八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誥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調，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千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大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蕩所向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脩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歸之者，十之三。自怨

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兩。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兩。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汚且毀也。既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轅馬說

余行察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轡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獨領局於扼，背承乎轡，前而鞿後，其登陴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卻也。其下陴也，股蹙蹄攢，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種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衆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紉而就槽，則常在衆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驚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易擢而變，有行坦途驚蹇而償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薄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衆馬皆爲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慎哉。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己巳夏四月，余以歲試見知於先生，秋七月，揭入使院，辛未，從遊京師。先生軫其飢寒，開以德義，一出入未嘗不詰所有事也。所與往還，未嘗不叩其爲孰誰也。蓋自癸酉以前，未嘗旬月去乎先生之側，而凡所爲文，先生皆指

畫口授焉。甲戌後授經四方。閱月踰時。先生通書必索所爲詩文。蓋知余素厭此而得之內子試京兆罷歸。將不復應有司之舉。悉散所爲詩文於生徒朋遊。獨先生所點定不敢棄擲。並數歲中手札巾笥而置之。先世藏書櫃中。戊寅先生以書督應鄉試。己卯果得舉。將請先生序其文以行於世。至京師而先生已寢疾。數進見。未忍言入試於禮部。未竣事而先生歿。歸至家。發向所藏。則與遺書並朽蠹矣。余文以散在生徒朋遊間。收之尙得十七。而先生所論次無一存者。余天資蹇拙。尤不好時文。累日積久。以至成帙。皆先生督責敦率以爲之。而先生所講授。反不得少留集中。以誌師弟存歿之誼。此余所以日夜悔痛。自責而無以容也。是書乃戊寅見遺。命就鄉試者以得之。最後未入巾笥中。故得獨存。而今丙戌六月朔後七日。復於散帙中得之。時生徒朋遊以余登會試榜。彙刻前後所爲詩文。因以冠於簡端。並記先生所以切劘之意。以見余時文之學之所自。而先生筆墨素不肯假手於人。故評訂之語。皆不敢妄託焉。

先生孝弟之行。自鄉人及朝士大夫皆載其言。而才識卓然。足爲物所倚賴。則有待而未施。故世無知者。余於誌銘旣陳其大略。至於處已待物。博大敦篤。粹然有古賢之風。叢細之事。無不可以法後學。苞生長山澤。獲事先生時。甫去父母膝下。絕不知交際中所謂世情者。徒見書傳所載古人言語行事。以謂直可推行於時。先生四十爲文以壽。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孝弟者人之庸行。而先生所表見於世。尙未有赫然如古人者。苞大懼先生之無成也。」先生命張於庭。踰月語余曰。生所與交。慎毋以文贈。余請其故。先生曰。今之贈言者。以爲禽犢也。而生所陳皆古義。恐重爲尤。余未答。先生曰。吾有所試也。世不可與莊語。生日。所以壽我者。愈良厚。而吾客見之。皆謂吾有不肖之行。而爲生所譏切也。余曰。何弗撤也。先生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義耳。余始至京師。下帷先生之廬。夜讀書。有童奴書數爲鬼聲。余惡而扶之。越日。先生遍召府中童奴。指曰。某某有過。生爲吾扶之。某某使吾弟鞭之。是尤頑梗。生恐不足以剋也。自是府中童奴皆懾莫敢忤。余又踰年。始聞余所扶乃太

公侍者。太公患余之妄，讓先生甚切。先生恐重奴侍此以無禮於余，又恐余時親扶之以損太公之歡也。余臥齋在兩宅中間，其東爲先生賓齋之堂，其西爲太公燕私之齋。僕某遊厲疾，公移余於西齋。京師人言是疾善傳染，致湯藥者隔籬牖而委之。洩瀉並積，久之臭達於外。近者不堪，余議僦屋以遷焉。先生急止之曰：吾賓從可暫謝出入，謹避其惡，無傷也。吾聞疾甚者不可以變更，震蕩之無生理矣。數月竟瘳。先生之心，厚於仁而能盡在物之理如此。凡余所不及聞知者，可類測也。使天假之年，而得展所蘊於世，雖赫然如古人者，豈不足以致哉。以此知古之發名成業於無所顯於時者，皆會其所適而然，未可以既人之實也。余以重得先生遺跡，追念夙昔所感被於先生者，因並志之。又以見余之所師於先生者，蓋不徒以文術也。

書孫文正傳後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憤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閒地。然閒謀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幾旬，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關門靖甯前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蔽於奸僉，緩餉愈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大凌覆敗，按其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循其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罪之有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縶城，而削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吝一語。卒使卷戰力屈，闔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溫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誣公欲與一晉陽之甲。一而公之再用再罷，以至於死，實與至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於冥昧之中者，豈可測哉。觀公始至，召對平臺，帝親以京城相屬。越日，而出公於通，則羣邪之側目於公，而攜公於帝者，其術蓋多變矣。公既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者猶忌其義烈，而多方以格之。况生時懼公功成，而位居已上者乎。而爲

清議，誅及於清流，則其亡也忽焉。蓋必如是，然後忠良凋盡，百度皆昏，而國無與立也。秀水朱竹垞曾於吳江吳扶九所得復社姓名錄，以其後事徵之，死於布褐而無聞焉者十之三。當官不苟，學行顯於四方者十之六。自毀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時，阮大誠上言，孔子之門人三千，而楊氏聚徒有萬，不反何待？御史王實鼎請上復社渠魁一疏，必欲從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氣類相感召，未有若復社之盛。小人譴善之辭，亦未有若魏黨之可駭詫者。而易代以後，猶有謂先生爲己甚者，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蓋幾乎息矣。康熙己未，雖州湯文正自監司復入翰林，充明史纂脩官，奏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從莊烈愍帝死社稷者。請元年二年前，抗拒本朝，臨危致命諸臣，據事直書，無庸瞻顧。聖祖仁皇帝嘉與，頒之史館，以爲成命。由是明季諸賢義烈，皆得顯見。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孫繩武以本傳辭事，太略，請余別爲文以識之。余曰：無以爲也。萬氏所定史稿，以先生與徐公汧合傳，謂並死於水。今欽定之史，已正其誤矣。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既大書特書，則小者不足道矣。惟逐逐謙屏呂錢之義，與溼陽之顯明臧否，至今爲淫辭所蔽晦，故表而出之。九原可作，當以余爲知言。而暢然於鄙夫質儒五臟之癢結，可一朝而澁澀也。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甯諸生潘允慎家傳，載其銜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見於燔薪。匪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衆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油涇城圯，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痛哭巷戰，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進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莊烈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閹之斲喪矣。其未摧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象昇、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奸愾之構陷。

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右以後，凡內服大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庸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位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爲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恣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奸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殒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書熊氏家傳後

周官之法，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於太子，以守王宮。掌固頽守政於士庶子，以帥衆庶。蓋惟士明於義，理能爲衆庶之倡，雖至危死而志不可奪也。明之末造，流賊橫發於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諸生捍衛鄉里，而破家亡身，殘其支體者，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蓋不經亂亡變故，不知古聖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茲尤其顯見者矣。余遊四方，所至長老各有述，而罪在搢紳間者，惟睢州湯潛庵先生之母。流賊破睢州，馬賊賊其妻人，城守禦賊，被登樓事火並自焚死。閩中鄭侍郎重之父。父子華版，賊賊其妻人，城守禦賊，被登樓事火並自焚死。固無加損也。自張獻忠出沒楚蜀，江西寇亂至國初未已。每有警，城邑士民爭竄山澤。熊孔敷者，新昌諸生也。城將陷，獨不肯避。其子迎龍，使家人以母出，而獨身侍父。俄而賊至，孔敷端坐不起。賊怒，手刃之。迎龍以身蔽左額，受刃，目睛縱隕外。仆地告哀不已，乃免其父。南豐梁贊人，作傳以傳其事。其曾孫暉吉，於余爲道義交，以余衰病，必欲其祖見於余文。乃告之曰：吾聞善人必有後，今子之志行端直，是乃祖之義心孝德，有以開之也。然書傳所記，祖若父之令名，每賴後之人而韋徹。子果能比跡於湯公，則奔世以下，猶將溯源於高曾，而有所興起焉。又何藉於余言。既以語之，因爲書於傳後。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時死土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燬於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子自投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箸於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勵，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火盜賊之間，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豈非造物之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甯，雖愚夫騃子皆知爲不幸，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也。

讀古文尙書書後

先儒以古文尙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非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審觀史記所采尙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啓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蕃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

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爲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爲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爲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典。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卽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就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遺音，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汚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緇，而孟子荀卿獨遊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積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爲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爲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汚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卽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爲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沉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敘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贊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爲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爲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爲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居意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爲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於孔子之間，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間非殊絕也。而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爲王者師。蓋儒者甯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尙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爲贊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蹟，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臆滯蹙，其體尙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劇通之言，則徵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絀被縛，斬於臺。

禁未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擊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屬節象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劇通教信以反罪，尙可釋。况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未滅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恨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爲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到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脩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繼，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

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選爲太史令，袖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廡，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已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爲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僞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持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苟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日暮遇之耶。

跋石齋黃公手札

公與寶應喬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乃崇禎十五年自戍所復召入都，晨夕往復語也。長言者二，時則引疾南還，越中諸賢築學舍留公講問，而侍御適爲巡按，一答其始至通問之書，一將以使命反命而特致之。考公之事莊烈愍帝，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違。二三執政，祖魏忠賢，故知力排異己。公三進三逐，廷杖八十，移獄鎮撫司，考掠者四。一朝而脫囚籍，則於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凡有見聞，無不與同心者。思所以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迹於嚙囓深谷之中，而民生之苦病，吏治之煩苛，軍事之失圖，柄臣之誤主，身在局外，猶責其友以必言，而冀君之一寤。蓋君子所性，根於心而不能自己者如此。嗚呼！莊烈愍帝制位於國勢傾危之日，一時忠良雖觸忤憎惡，偶有威發，未嘗不幡然易慮，而親之任之也。然卒之如公，如念亭劉公，志在竭忠，而窮於効忠。

之無路。如孫文正，如盧忠烈，志在奮死，而扼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嬖嫉之臣，相繼而居腹心之地。其術百變，能使東西易面，人主自爲轉移，而不覺耳。如而夫者，不能放流，乃與之朝夕深言於帷幄。雖當平世，猶不能無生亂階。况屯難已成之後乎。聖人繫易謂難之解，驗在小人之退，而於五發之位乎。天位者，可不服念哉。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爲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俱，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 熊應璜 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卽象八卦，區境內爲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居。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袤之民，居無所容，竄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嗚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合學校教養德行，遺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而共爲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宿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臨年而卒於官。余難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城起厝。乾隆七年，告歸。余生癸至，自江西爲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 又昌 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困公車，房師某異數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爲前令任宿員，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廬溪，環園三十餘里，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嗚呼！行身不苟，而才濟於實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人，罄其胸中所蘊蓄也。又昌 偕儻有父風，爲余涉三江 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 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場屋，不得不參用歐

公所謂順時者。而性實之耿介，智識之闕深，時雖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竊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間。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嚴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歙縣曹晉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爲孀，遭變死而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衛共姜紀叔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不以改適爲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爲恥。齊桓怒少姬，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卻擊求婚，魯人爲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矣。李斯領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爲逃嫁子不得母」之文。蓋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晉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周秦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爲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爲己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爲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爲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尙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與。黔越有猶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身然後歸。匪是則父母不取，夫家不迎也。豈其性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以見晉袁之爲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爲曹氏之光榮也。

送余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幸顯悖於道，不足以感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間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爲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兄弟，篤愛而無間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頓頓至此。館於余，躡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間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乃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爰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贈淳安方文翰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感也。百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廝與，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既遂，代厲始脫市耕，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無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靡於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飄流餘蘄之發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終武帝之世

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茶然。蓋周人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禮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尙博，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說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蔽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而道塞，近于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爲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榜，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爲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顯，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聞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獨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甯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合。因是章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齋得余，周官之說，時輒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次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味爽盟沐，質明而沒事，臨民一勤一言，皆世

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與孫以甯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道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襦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探著於傳，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寶，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寶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隱。今詳者略，賈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

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薨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爲懷，况重以長人之天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爲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肖則於交友之道爲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蹙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權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警警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爲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爲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秦伯無子，伯魚早喪，况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儻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警警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常，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既祔葬，僕身拘縶，兒孳疹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冲傷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熱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比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恍然爲戒。在某自能聞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於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

厲无咎」又曰：「二多譽，四多懼，三猶傷也。」四則懼矣，豈止於愆然爲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必多方限隔，俾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遭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實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誠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其然則尙安用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往年宵人妄言能自通於左右，某以告公益嚴忿。二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於衆，至於今則寂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愆然爲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難息，較甚於影射。蓋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則所以絕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惑於僉邪之言，得某書，慚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於事之理亦未達也。公於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以無稽之言瀆告，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不相信，不相信，卽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於無稽之談，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以富鄭公之賢，而蘇洵憂其無成，伊川程子謂於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爲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於夙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至之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讒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而外，恐亦無用此數數於左右者矣。公試思，聞知舊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難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更有請者，我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災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若盡獲施行，功在社稷。卽措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留警言，何日得暇，尙當就公面議之。

與某書

僕與吾子孩提遊處如兄弟，自僕餬口遠方，十年不再三見。而吾子所以交僕之道，若異于往時，豈僕有所得過邪。疑焉而不敢請，非所施於吾子與僕之間也。往者僕在江南，聞吾子入京師，處虞山翁尙書門下，名譽藉藉，公卿間及僕至京師，或告曰：子知某所以交於尙書之道乎。有某人者，於尙書言無不行，素嫉子。某於稠人中數詆

子怪僻謬妄以啗之，其人果欣然願交。以此得志於尚書。僕曰：怪僻謬妄，吾或有之，吾友偶道其實耳。既而告者同詞，僕退而思曰：記不云乎？管子困時，嘗欺鮑叔，叔終善遇之。吾友親老家窶空，尚書力能振之，徒用我爲質，以苟慰某人者耳，其心豈非我哉？既而見吾子相歡如平生，遂不復疑。乃者褐甫謂余每短子，每頌我而矍然。大山亦云：吾子言僕好忌克，與人相鎖以名。僕聞而惕然，子短僕於他人，僕何敢疑。二君子之言然，則子真以僕爲不肖矣。僕誠不識子之所謂名者，何也？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一脩身立言以有望於後，則百世之人不可欺，雖忘克無所用也。若雕文聘辭，以誑時無識者，而取譽焉，又可以爲名乎？且忌雖不肖之心，其發必有由。未嘗田弋，豈忌獵者之有鵝駢哉？吾子其未之思乎？憶兒時與吾子嬉戲北山之陽，坐草閒歌呼相屬，未嘗知有學問文章，今乃以名相鎖邪？僕與宋劉二君子，雖以道義相砥礪而爲交，未若吾子之久故也。僕有不善，吾子豈不可面責之，而必借二君子之言以相警我？僕與吾子，非可以離異之交也。不敢匿所懷，惟吾子示之。

與王崑繩書

苞頓首，自齋中交手，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之爲交者，豈有過哉？苞從事朋游間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處，有如吾兄者乎？出都門，運舟南浮，去離風沙塵埃之苦，耳目開滌。又遠膝下色養久，得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異地，會合不可以期。夢中時時見兄與褐甫輩，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覺而但然，增離索之恨。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飢驅宜，歛聞入涇河路，見左右高峯刺天，水清冷見底。崖岩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鬱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閒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濶之徒，逍遙縱脫，岩居而川觀，無一事繫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鬱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於此間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爲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後於古人。乃終歲僕僕，向人索衣食，或曰

行水宿，顛頓，或得易技係，束縛於塵事，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誠恐神智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不成也。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則由此而四五十，豈有難哉？無所得於身，無所得於後，是將與衆人同其蔑蔑也。每念茲事，如沈疴之附其身，中夜起立，繞屋徬徨。僕夫童奴，怪詔不知所謂。苞之心事，誰可告語哉？吾兄其安以爲苞策哉？吾兄得舉，士友間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焉。退之云：「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願時自覺也。苞邇者欲窮治諸經，被舊說之藩籬，亟求其所以云之意。雖冒雪風，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廢。日月迅邁，惟名勛勳以慰素居。苞頓首。

與韓慕廬學士書

自昌黎韓子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揚；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士之取名致官，有所希於當世者，莫不挾此以要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不得已而強應之，前與後兩非其人，而交相蒙以苟爲名。或迹勤而意不屬，或交合而道無可稱。苞竊恥之。往者王中，與同邑錢先生飲光，道遇楚江，言閣下有書，極贊苞所爲文。苞心識焉。昔歲客遊京師，適會閣下敦召至闕。遂巡踰年，未嘗敢以足迹接乎塔墀。閣下以大雅之業，刻刮俗學，振起吳會之間。數十年以來，絕微荒陬，被儒服者莫不挾册咨嗟，望若雲漢。其在京師，布衣羈旅之士，尤欲得一言之譽，矜而誦之，以自張於朋齒。獨苞與閣下，未見而相知，積數年之久，幸而合併於一地，其勢可以相通，而猶逡巡於一見者，蓋自懼所學之無成，而無以厭屬乎好我者之意也。其後宋子潛虛爲言，閣下辱問，至於再三，不獲已以其未成之業，質於左右。而閣下乃深進之，以謂深山窮谷，尙有能者。掩匿潛藏，而無所窺，其聲迹或未可知。至於耳目所及，無能敵者。苞聞之，恍然不克於心。夫天下賢人君子，而於我有溢美之言，雖或有所試，以知其將然，而旣以重遠之事屬我，則在我懼其不堪，而其人亦將卹焉憂我之無成。苞自童稚，未嘗從薰塾之師，父兄命誦經書，承學治

古文。及年十四五，家累漸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賴其費用，以給朝夕。然後學爲時文，非其所習。強而爲之，其意義體製，與科舉之士守爲法程者，形貌至不相似。用是召誘於同進，屢憎於有司，頗頓挫。係直至於今，而幼所治古文之學，日亡月削，寔以無成。語曰：「物之至者不兩能。」三數百年以來，古文之學，弛廢陵夷，而不振者，皆由科舉之士，力分功淺，末由窮其塗徑也。而時文之行，必附甲乙科第，而後傳。終始有明之代，赫然暴見，而大行者，僅十數人。而此十數人者，皆舉甲乙歷科第者也。其間一二山谷憔悴之士，窮思畢精，或以此見推於其徒，發名於數十年之間。而若存若亡，侵尋沈沒，以歸於盡。蓋由其用無所施於他事，非舉甲乙歷科第科舉之士，常棄而不收，不能自張於其時，安能有所傳於其後邪？夫時文之事，欲其可以傳世而行後，其艱難孤危，不異於古文。及於既成，而苟不爲時所收，則徒厲其心，而卒歸於漫滅，不可惜哉。若苞之爲文，其不篤於時，以自困躓，效已見於前事矣。常欲決然捨去，自放於山林，不復應有司之舉，以一其耳目心思於幼所治古文之學。而家窮空，資求於人，使斯言一出，便爲怪民。當時無所用其學，生徒不欲聞其言。雖欲爲黨塾之師，鉤章斷句，以瞻朝夕，且不可得，其不亦難乎？抑又有難者，誨人不倦，古之道足於已，而思以同其所得於人者也。若苞者，方當從師務學之不暇，而遠心拂志，以事此者，且十年餘。每當發書翻覆，生徒小大，更起問業，廢輟數四，不能終卷。講書既畢，神志眊然，更竭如物緘封，不可復出。日復如此，何由得見古人情狀？苞有先世遺田百餘畝，在桐山之陽，歲無旱潦，可食家人之半。使更得相知有氣力者，少潤澤之，使其身寬然無求於人，便可屏百事，抱書窮山，以竟其所志。願世有力者，既不相知，而相知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混混塵事中，惓然若終身之虜，雖欲不爲衆人，以沒世，不可得也。私心所蓄，素不敢爲世人道。偶然感發，不能自己。言非其量，惟閣下愛我之厚，進我之勤，當不以爲狂惑。懇悃之私，不能宣備。包頓首。

孫徵君傳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儻，好奇節，而內行篤，負經世之略。嘗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曆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啓初，逆奄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日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逵、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廠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張果中、顧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嚴旨返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熹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觀，故從而相供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蹕卒固辭，移居新安。既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衆皆爲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實行無不陰爲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平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聞何故必令與吾儕？」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興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實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榮華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庶

雜邪。

先母行略

吾母姓吳氏，先世莆田人，後遷京師。外祖諱勉，爲名諸生，貢成均。知同光二州，同知紹興府事，以直節忤其地權貴人罷官，流轉江淮間，於吾宗老塗山所見先君子詩，因女焉。吾母生而靜正，誠意盎然，終身無疾言遽色。五六歲時，外祖每曰：吾宗衰，此女乃不爲男兒。遇經史中女事，必爲講說，及歸先君子，不及事姑，或語及先王母，輒哽咽欲淚。前母姚孺人遺女二，次姊少桀傲，母呵濡久而悔悟，勉爲孝敬。先君子中歲尤窮空，母生苞兄弟及女兒弟凡六人，一婢老不任事，縫紉浣濯洒掃炊爨，皆身執之。方冬時，僅敵絮一衾，有覆而無薦，旬月中不再飲者屢焉。而先君子喜交游，江介者，舊過從無虛日，必具有蔬掩留竟日。母嘗疽發於背，猶勉強供事，十餘年無暑刻休暇。而先君子性嚴毅，絲粟不治，客退必詰責不少寬假。母益篤謹，無幾微見於顏面。及先君子將終，惻然曰：與若共事五十年，若於我毫髮無愧也。母性孝慈，而外祖父母及舅氏皆客死，繼而吾弟早夭，兄及姊適馮氏者，復中道夭。默默銜悲憂，遂成心疾。六十後患此幾二十年，每作晝夜語不休，然皆幼所聞古嘉言懿行，及侍父母時事，無涉鄙倍者。臥疾逾年，轉側痛苦，見者心惻，而母恬然。時微呻，未嘗呼天及父母。既彌留，苞及小妹在側，無感容悲言，恐傷不肯子之心也。生平未嘗一語督僕婢，而能使愛畏，不敢設欺誑。卒之後，內御者老幼悲啼過於子姓，不可曲止焉。男苞泣血述。

重建陽明祠堂記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

王氏爲宗。鄙儒庸學，或勸程朱之緒言，漫誣陽明以鉤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共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勸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旨。金陵西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周垣盡毀，其餘屋闔者居之，繚以廂廩，欲聲其罪，則其人已亡。欲復其舊，則費無所出。乾隆十一年，貴州布政使安州陳公，調移安徽，過余北山，偶言及此，遂議興復。逾歲五月告成，圖記之。蓋公乃余素以睢州志事相勸者，其尊人鳴九先生，承忠節徵君之學，爲教於鄉國，故公於茲祠成之如此，其速也。嗟乎！賢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教之本指乎？有明開國以來，淳朴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衰於爵祿，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陰爲王振、汪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宗良斥廷杖，開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於不仁不義。陽明氏日擊而心傷，以爲人苟失其本心，則聰明入於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尙不至精亡而不遠於禽獸。至天啓中，魏黨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日擊而心傷，且身急楊左之難，故於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十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勸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爲何如，而已之日有孜孜者爲何事，則有內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問，如龍溪心齋，有過言崎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也。再傳以後，或流於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者。陽明氏之徒，且差與爲伍，是則陳公重建茲祠之本志也。夫郡志載前輩焦弱侯重修書院記，略云：創建者海門周公，時攝京兆，厥後與參黃公嗣事乃成之。今茲重建，費大於作始，公惟不詰屋輿地，私相授受之由，而官贖之價，從其抵鳩工庀材，並出蘇陽邑侯海甯許君助之，屬役於紳士，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經始於乾隆十一年季冬，訖工於十二年仲夏。

方苞記。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遊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爲別。曰：盍爲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鶴林，余宗弟文輔，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扇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廁，所以爲異觀也。其後居人漸多，各爲垣牆，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豔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因就是旁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圍者宅後小亭，而憩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使人暢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歸。蓋余數年中，未有隨遊者，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二十年來，凋零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者，數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幸者乎。然寓安之行也，以旬日爲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則文輔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生也。惟窮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於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卽諸君子踪跡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什百於斯，而蒼艾故人，天涯羣聚，歎然握手如茲遊者，儻亦未可多遭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爲之記云。

遊潭柘記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借劉生師向過余。會公程可寬信宿，乃謀爲潭柘之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也。少間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爲疑。寓安曰：車倍戲，雨淋漓，詰且必行。旣就途，果回遠，經祖磧數頓，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郊。雖余亦幾悔茲行之勞而無得也。入山一二里，徑陡仄，下車步望寺間，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清淑之氣，曠然與人心相得。時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攀躡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徑東上，求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藤蘿密蒙，如行吳越溪山中。遇好不輒列

坐淹留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曰：「更遲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於山，得三之二。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昔莊周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困於塵勞，忽睹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於周所云者。余生山水之鄉，昔之日誰爲羈縻者，乃自牽於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邪？夫古之達人，巖居川觀，陸沉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功在天壤，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敏精神於蹇淺，而蹇淺以終世乎？余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妄意於此。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者，惟寓安耳。然則繼自今，寓安尙不可覺寤哉。

游雁蕩記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盡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峽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峯，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鑿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痂，澁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剗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勵。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大地之精神一皆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客以子爲佳公子，今得之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率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常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未路乃重負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因蹟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故傳其語，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聲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人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獄，史朝夕獄門外，逆問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吏更敝衣草屨，背篋，手長繩，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脅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兩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眵，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遠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斬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觀，每有警，輒數日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廠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杜先生峇，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憂，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逭，况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纖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

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任事，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勸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勸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從，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儼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石齋黃公逸事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飲，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裝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暈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而向外。顧伴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絨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寫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殺。夫不能用，語在楮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逆旅小子

戊戌秋九月，余歸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簡衣，不襪不履；而主人撻擊之甚猛，泣甚悲。叩之東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區，畜產什器粗具，恐孺子長而與之分，故不恤其寒餓而苦役之。夜則閉之戶外，嚴風起，弗活矣。余至京師，再書告京兆尹，宜檄縣捕詰，俾鄉鄰保任而後釋之。逾歲四月復過，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爲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詰乎，則未也。昔先王以道明民，猶恐頑者不喻，故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嫻，不任，不恤者，則刑隨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袤則相及，所以閉其塗，使民無由勦於邪惡也。管子之法，則自鄉師以至什伍之長，轉相督察，而罪皆及於所司。蓋周公所慮者，民俗之儻而已。至管子而又忠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觀世變矣。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襄，劉公。公既歿，有弟子曰黃宗羲，黎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於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至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其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余援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雖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綱曾蒙所譏，魏晉以後，賢好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今則事之信

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况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離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其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覆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備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古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匱漏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隴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連遶轍，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既未獲從，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末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每

欲赴其家平問而未得也。故余平生行迹莫由彼列，而獨著其所闡明于史法者。李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鮑氏女球壙銘

康熙庚寅夏五月，余妹適鮑氏者，臥疾甚憊，而余有故鄉之行，往視之。其長女球侍，戒以在視，食飲寢興之節，球誤應聲落。踰月余在皖，家僕至叩之，則妹疾少蘇，而球透厲疾死矣。金陵俗浮惰，而女教尤不修。甘食美服，嬉遊而外，爲女爲婦之道，行無聞焉。其富女以此相高，貧者不得，則以黷其父母，賤其夫，而外其舅姑。余每侍老母側，見內外宗女爲陳古女婦儀法，羣女往往心病。余言稍稍自引去，獨球承聽久而益恭。鮑氏故富饒，至球父甚饒，又多子女，而家無僕婦。球日十歲，卽佐其母汲灑，縫紉浣濯，攜持弟妹。凡成人之艱辛，實備嘗焉。而自有生以至於歿，其夔殮未嘗一節適也。被服未嘗一完善也。故余與其父母，用此尤不能爲懷。然世之福祥壽考而缺於人道，以愧負其所受於天者多矣。而球無愧也。然則余與其父母，亦可以無恨也。球以康熙庚寅七月二十三日，薨年十有六。未字，葬於他鄉某原。銘曰：而已反其初，生人之思，而今其免夫。而母疾其蘇，而安而居。

李剛主墓誌銘

李堪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慈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嚙，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山恢奇。

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嘗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勳公卿間。階延經師，主闢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了處，擊也。崑繩既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感然長情，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情，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慙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書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闕，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境，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卜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板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者蒼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騶榮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窳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既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五。父諱某君，母馬氏。生母馬氏。

明婦衣衛指揮斌女，明亡家落，歸孝愷，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智仁，早夭。次習禮，次習中，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祗媒。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閒言。

王生墓誌銘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余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登而蘇，輿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吾友崑繩之子也。王氏自明初以軍功爲宦族，至崑繩之父中齋公，而五服親屬無一人。中齋二子，長汲公，無子。崑繩以兆符後小宗。今兆符僅一子以繼祖，則崑繩無主後矣。兆符從余遊，在丙子之春。余在京師，館於汪氏。崑繩漫遊，兆符自天津遷金壇，復從余於白下。崑繩嘗語余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使事剛主曰：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爲諸生，南遷遂棄去。逾四十，以糊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餽之金，使速仕以養母。余曰：用此買田而耕，則母可養學可殖，而先人之緒綸可終竟矣。兆符蹙然。越余爲書，抵餽金者，及報詔而死已彌月矣。方兆符之南遷也，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崑繩既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甯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在視不盡其誠。故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屹屹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神瘵傷，一發而不可救藥也。余與崑繩交最先，既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其遊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亦從余遊。辛丑秋，剛主使卜居於江甯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實行無可望者矣。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余竊

老，德既墜，學亦難補，所恃者後生。而天意若此，余所痛豈獨嵬繩之無主後耶？兆符性孤特，不能容物。雖其父故交，既宜達察其意色，少異於前，卽不肯再見。而行身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渴葬先世兆城，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爲紀其家，留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祖若父節概風聲，留於人心者，不可泯也。兆符年四十有五，所排幕問官及詩文若干卷，將君湘帆爲編錄而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銘曰：

無所施於世，而行能已著於家。將道之探，而學爲已得其英華。並乘成而中毀，曷以泯吾儕之怨嗟。

兄百川墓誌銘

兄諱舟，字百川，性惆悵，好讀書，而不樂爲章句文字之業。八九歲，誦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直裰衣中。避人呼苞，語以所由勝敗。時吾父寓居棠邑，留稼村，兄暇則之大澤中，召羣兒布勒左右爲陣。年十四，侍王父于蕪湖，險歲歸曰：吾鄉所學，無所施用。家貧，二大人冬無絮衣，常求爲邑諸生，課蒙童以贍朝夕耳。險歲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慕庶韓公見之，嘆曰：二百年無此也。自以時文設科，用此名家者，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橫被六合，自兄始。一時名輩皆願從兄遊，而兄遇之落落。然江西梁質人宿松朱字綠，以經世之學，自負其議論，證極經史，橫從穿貫，聞者莫不屈服，而兄常默默退，而發其覆，鮮不窒礙者。苞謂兄盍嘗曉之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兄長余二歲，兒時家無僕婢，五六歲卽依兄臥起。兄赴蕪湖之歲，將行，伏余背而流涕。其後少長，卽各奔走四方。余歸，兄常在外，計日月得與兄相依，較之友朋之昵好者，有不及焉。兄常曰：吾與汝得常家居，俾二大人無離憂。春秋佳日，與二三同好，步北山，徘徊墟莽間，候暝色而歸，吾願足矣。及庚辰四月，余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皖江，而疾遂篤，未得一試斯言也。弟林先兄十歲卒，兄欲於近郊平疇，

賢小邱自爲生壙，而葬弟於其側。辛巳四月，余爲弟卜地於泉井。夢土人云：伯夷今葬是。余不忍廢兄之命，遂以次年三月十六日遷弟柩與兄并葬其村之北原。兄歿於康熙辛巳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七。娶張氏。子道希。道永。銘曰：

不若于道者天絕之。胡體其所受，而至於斯。矧材與志古，固有不逸，而又何備。

蔣母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余在塞垣，友人蔣錫震自京師以書來，曰：吾母七十矣，吾少孤家貧，母撫且教，以至於今，艱難可無述而知也。子爲文以壽可乎？余少讀戴記，見先王制禮，所以致厚於妻者，視諸父昆弟而每隆焉，疑而不解也。既長受室，然後知父母之安否，家人之賤賤實由之。又見成黨間或遭大故，遺孤嫠嫠，其宗祀與家聲皆係于女子之一身，而諸父昆弟有不可如何者。然後知先王制禮，乃述天理以示人，而非世俗之淺意所可測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委巷之女子，一入室而義當以此資之。其資之也，專以嚴，則禮之敢不重歟？夫婦人尙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食之而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又或覺獨無依，則紀衣食，持門戶，其難有過于寄百里之命者。若太夫人於蔣氏，信可謂艱貞而無負於寄託矣。以余所見婦人著志節者，賦命多窶，子姓成立者，蓋造物既以節顯其身，他福祥或不能兼與。而太夫人獲天祐，康甯壽考，錫震成進士，從容色養，鄉里傳爲美談。閨門之內，聞而興感，於女教所關不細。因書遺錫震以慰其親，且使衆著於先王之禮意焉。

余石民哀辭

自余有知識，所見人十多矣。而有志於聖賢之學者，無有也。蓋道之喪久矣。人紀所恃以結連者，惟功利。而性命所賴以安定者，惟嗜欲。二家之中，未有無亂人無逆氣者。一人之身，未有無悖行無隱惡者。吾不識周孔復生，其向有以轉之否與。康熙壬辰，余與余君石民，並以戴名世南山集牽連被逮。君輩推受學於戴，戴集中有與君論史事書，君未之答也。不相見者二十餘年矣。一旦禍發，君破家遭疾死獄中，而事戴禮甚恭。先卒之數日，猶日購宋儒之書，危坐尋覽。觀君之顛危而不懟其師，是能重人紀而不以功利爲離合也。觀君之垂死而務學不息，是能自儉而不苟，而不以嗜欲爲安宅也。始吾語君所以處患難之道，信得矣。雖然，子有老母，毋以嗜學忘愛。君默無言，而卒以膈噎。蓋其因自苦者，人不得而識也。君提解，傾邑父老子弟出送郭門外。皆曰：余君乃至此。今君破家亡身，而不得終事其母，吾恐無識者聞之，愈以守道爲禍，而安於邪惡也。於其喪之歸也，書以鳴吾哀。君諱滿，字石民，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壬辰四月十六日。其辭曰：

履道坦兮危機伏，人禍延兮鬼伯促。母遙思兮望子歸，子瘞死兮母不知。身雖泯兮痛無涯，天生夫人也而使至於斯。

亡妻蔡氏哀辭

妻蔡氏，名琬，字德孚，江甯隆都鎮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後二日卒，在余室凡十有六年。自己卯以前，余客京師河北漕南，歸休於家，久者乃三數月耳。自庚辰至今，赴公車者三，侍先兄疾踰年，持喪踰年。而吾父自春徂秋，必出居特室，余嘗從焉。又間爲近地之遊，其入居私廡，久者乃旬月耳。余家貧多事，吾父時拂鬱，且晝嗟吁。吾母疲疴間作，吾與妻必異衾，覓夕無言。妻常從容語余曰：自吾歸於君，吾兩人生辰，及伏臘令節，春秋佳日，君常在。其相聚必以事故，不得入室。或蒿目相對，無歡然握手一笑而爲樂者。豈吾與君之結歡至淺耶。余先世家

原书缺页

劉海峯文鈔

天道上

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昔之人知其然，顧以爲勸善而規過，故爲是殃慶之云，以警愚昧，然不以爲憑也。謂天之愛人甚矣。生百穀以養之也，而又生之騰螟以害之。生之雞豚焉，而又生之豺虎焉。生之絲枲以爲之衣，生之文梓豫樟以爲之宮室，不可謂愛之乎。生之雀鼠以耗其困倉，生之蠹蟲蚤蝨以危其寢寐，可謂愛之乎。毀璣以礫，而崇巖以爲朱乎。編鸞駘使馳千里，而駢駢服墜車乎。藜藿不糝者，而馬醫瀉削，長使之有餘乎。鄧攸其無嗣，而五子乃在登徒乎。水固有不能溼，火固有不能燥也。人固有不可知，天固有不可曉也。祖有功矣，而功可恃乎。宗有德矣，而德不刊乎。爲粥糜以食餓者，而已且嗜飢。分緇屨以衣凍夫，而已且號寒乎。列像設之腸，而神不能加之。掘陳人之冢，而鬼不能肆其殘乎。禦人於國門之外，使之抵罪，而食林以逞君，世守其官乎。大武之下，蟻或亡矣，而人不顧也。大殺之下，人多斃矣，而天不憐也。彼蒼蒼者，其積氣邪。彼隆隆者，其積塊邪。彼物之生且死於其間也，其亦有欲其生而生，欲其死而死者邪。其無乃生者自生，而天究不知其所以生。死者自死，而天究不知其所以死邪。貴者自貴，而天不知其貴。賤者自賤，而天不知其賤邪。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人物也。相與同薄於宇宙之間，適會其高者機也，而高矣。適會其下者機也，而下矣。有明則必有晦也。有隆則必有替也。有興則必有廢也。吉一而凶悔吝三也。日之食也，天不能使其不食也。星之隕也，天不能使其不隕也。其偶而崩也，而天與之爲崩。其偶而竭也，而天與之爲竭。夫天方自救其過之不逮，而又奚暇以爲天乎。窮通壽夭邪。晉故曰：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

此文欲合莊騷而一之。前面哀怨之音，可續天問卜居。後面揮灑曠逸，又渾似南華咳唾。

天道中

謂天之渾然無知，則將避善如流，趨不善如鶩，一任殃慶之自至乎，是又不然。夫所謂天道無知，此特天之未定者也。君子道其常，天穆然而深厚。其於物也，清者濁者，靈者蠢者，無分於善惡，無一物而不生也。猶父母之於子也。無分於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而不愛也。有聖人者，為天地立心。於是始有賞善罰惡之權，以為天補其所不足。夫所謂天者，何哉。宜然而已矣。數雖不可知，而天之宜然者，無不可知。作善不必皆降祥，而善則宜其祥。作不善不必皆降殃，而不善則宜其殃。人猶有情之可通，而天者執一定以相繩。春則必生，秋則必殺，彼皋陶之為士，亦若是而已。草木有常春而萎死者，而天所以生之之意，固未有改也。亦有至秋而華實者，而天之殺之，方隨其後也。夫鳥獸惟無知，故父子聚處，雖當衆賭衆聞之地，而恬不知愧。人之鳥獸行者，必在幽暗無人之中，其知之則以為恥。故人之為不善，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己之心，不可以欺心，則不可以欺天。天者何也，吾之心而已矣。今夫樵獵之民，乘時竊位，怙寵立威，黷貨無厭，其有稍異於已，則黜之。甚則夷滅其宗族，慘戮亦至矣。而康甯壽考，令終者，不可勝數。彼其心見以為當然，與鳥獸之聚處者，無以異也。彼以鳥獸自為，則天亦以鳥獸畜之而已。士君子有闕，蚤夜負疚於心，而不甯。能逃天之誅，不能逃吾心之誅。天之誅有時至，即有時不至。吾心之誅，寤寐寢與，無一時去於吾之側也。而將何以堪之。故夫蚤夜負疚於心，而不甯，富壽康留之所去也。且夫朝廷之法，知所犯之，則罪加一等。天地雖大，鬼神雖幽，亦若是則已矣。有志之士，其將何從焉。

天道渺茫悠遠，却覆辟向裏，即吾心理之當然，說得十分可畏。

天道下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文言之言也。歐陽子不以爲孔子之言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文之言也。古文之言，儒者不以爲尙書之言也。南宮适曰：「羿、稷不得其死，禹、稷終有天下，而孔子不答。」其不答何也？蓋以天無心也，其禍福偶中之於人，而於其人之善不善，未必果以類應也。故謂适之言爲不然，則何以勸天下之爲禹、稷而懲其爲羿、稷者？謂适不言爲然，則又何以解夫爲羿、稷而得其死，爲禹、稷而究不有天下者？此其故，皆不可言也。不可言，則亦以不言者言之而已。古之聖人，以爲吾生而爲人善所當爲也，當爲者爲之而已，不計其慶之至也。不善所不當爲也，不當爲者不爲而已，不計其殃之至也。爲善固宜其慶也，慶不至而爲善之心，則甚慊也；而謂其必有慶者，愚也。爲不善固宜其殃也，殃不至而爲不善之事，則難掩也；而謂其必有殃者，妄也。孔子孟子之於人，其所以教其爲善而禁其爲不善者多矣。而未聞有以禍福誘之者。爲善不善可知也，而禍福則不可知也。爲之者我，禍之福之者天也。我則自勉之，而天何容心焉？雖然，嘗竊疑之。三代以上，道出於一，故其天可信。三代於下，道出於二，故其天不可知。可信者，天常有道也。不可知者，天之無道也。天下有道，則道德仁義與富貴顯榮常合。天下無道，則富貴顯榮與道德仁義之分。是故衰亂之世，其遠而在上，則必出於放辟邪侈，其修身植行，則必至於貧賤憂戚。三代而下，曰堯，曰舜，曰湯，曰文武，若是者必起而爲君。曰稷，契，曰益，尹，曰旦，奭，若是者必起而爲相。降而至於小善一藝之長，莫不起而在庶。宋百職之任及至周衰，孔子孟子之生，而天下之勢變矣。賢能者竄伏於下，而不肖者恣睢於上。智詐自騁，頡滑不仁，怙勢襲威，無所顧藉。物產靡敝，而苑囿崇侈。民力竭蹶，而畋遊無度。哨膚啣血，其鋒銳於蟲竄。而深居高拱，憫然自以爲堯舜焉。當是時，天下之人，趨利如鶩，走勢如歸。安知有仁義，以居其位之爲貴？安知有廉恥，以食其糈之爲美？茫茫乎大造，夫孰知禍福之門，勝負成敗之所分？故夫三代以下，其上之於民，名爲治之，而其實亂之。其天之於人，名爲生之，而其實殺之也。若是者，何也？天至是不能自司其權，而以其權授之於地也。地也者，此盛則彼衰，東替

則西隣環生迭出，互爲乘除。自近以至遠，由中以達外者也。夫天以福善禍淫爲其道，然而地值其興隆則淫，而得福者其恆，天不得而禍之也。地值其歇絕則善，而得禍者其恆，天不得而福之也。蓋地之方興，則強大者皆附麗於賢德以俱行。世亂則賢德別離於強大而獨立。是故漢帝興，則蕭曹樊盧從之而俱興。明祖益，則徐常李鄧從之而俱奮。夫蕭曹諸人，豈其有積德累仁，宜爲侯王將相者哉。當其有道，天與地同司其令，聖人處其間，輔相之而有餘。及其無道，天不能以自主，而使地獨持其權。賢者不幸生其時，則自爲謀而不足。古之聖人，其生非不由於地也，而道合於天，故能興起在天子之位。後之賢人，其生不可謂非天也，而不得其地，故阨窮以終其身。夫地之道日以崇，則天之道日以卑。積而不反，數十百世之後，其必有人與物相易，而爲其貴賤者乎。夫青鳥之書，葬經之言，猥鄙不足道，而後世宗之，更千百百年而信奉之彌篤。彼亦有見於後世之天不可知，而依於地者，猶爲可恃也哉。

宏放至此，乃見大家本領。

觀化

吾與萬物，羣生於天地之中。其萬有不齊邪，其有至齊者存邪。張目以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以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十，十之十爲百，百之十爲千，千之十爲萬。其紀之不可勝紀邪。其推之而不能自己邪。清者，甯者，靈者，蠢者，勤者，植者，其爲物不同也。而莫非物也。一物一聲也，一物一色也。一物之聲，聲各聲也。一物之色，色各色也。鳥聲之交，交也。鵲聲之植，植也。交交者，人見以爲鳥也。以鳥而聽鳥，則其交交也。有萬。植植者，人見以爲鵲也。以鵲而聽鵲，則其植植也。亦有萬。彼鳥鵲之於視人也，亦若是已矣。蒼水之民呼

中角黃水之民呼中宮，白水之民呼中商，黑水之民呼中羽。雖然，一國一音也，一鄉一音也，一里一音也，一家一音也，一人一音也。自一人推之至於九州，漸之於近也。自九州引之至於一人，漸之於遠也。楚人與越人共語，秦人不能別也。朝夕與游者，足音登然，不出戶外而辨之矣。一乳而兩子，不相期而與之相遺，庸詎知伯之非仲邪？庸詎知仲之非伯邪？雖然有辨，其父母知之，其昆弟知之，其妻知之，其子知之，其同室之人亦知之。一人之身，兩手也，兩足也，兩眉也，兩目也，兩耳也，兩鼻之竇也，一也，不一也。兩手之持，一蛇一龍，兩足之行，一雲一風，兩眉之峙，一華一嵩，兩目之澄，一河一江，兩耳之入，一織一洪，兩鼻之出，一雌一雄。羣鳥方哺於林，共出求食，一鳥銜食先歸，其雛望見之，呶口嘈嘈，而衆巢之雛皆伏，彼必有以異其形容故也。游蟻求殯行乾邱，見魚骨歸以報穴蟻，穴蟻以上於巨蟻，巨蟻下令珠中率其卒伍二十餘萬衆，取之適齊盧，過乾邱，得之以去。巨蟻至尋之不見，則怒，以游蟻爲謬，妄言欺我，實無魚骨也，乃聲其罪，羣齧而死之。齊之水躁，越之水重，秦之水滑，楚之水弱，燕之水沈，滯宋之水輕，清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南海也。風一也，而不一也。爲飢爲谷，爲融爲閭，爲不周爲廣莫，隱隱鉉鉉者，彼何聲邪？其牛鳴窅邪？其奮往而不知歸者邪？雖然，有土焉，有水焉，有石焉，有火，有葉，有實，爲鱗乳也，甘肅也，大苦也，牛溲也，敗鼓也，參芪也，赤白之朮也，溫涼益損之異，施也，爲根，爲莖，爲枝，爲葉，爲華，爲實，爲皮，爲核，爲首，爲尾，爲顛，爲末，爲中，身爲要節，爲近水，爲附石，爲精粗，爲厚薄，其性之一，而異焉，而異宜也。食之使人壽，善而光榮，或鬱滯而蕭索，道之所居，氣與居之，氣浸假而有象，象浸假而有數，遊也者，不貳吾也，數也者，不一者也，奇零也，參差也，自一而長之，以至於無窮也，其可以道里計邪？夫彼司化者，亦乘於氣數之中，而不能以自主耳，非其能爲不齊，而不能使之齊也。鷹爲鳩，虺爲鼈，田鼠爲青魚，蜻蛉爲捷末，蛾子之爲蠶也，蠶之復爲蛾，而遺其子以死也，非蛾之與蠶，所能自止也。結璣與鬱儀，遇於青冥之野，鬱儀謂結璣曰：吾與若御此輪也，自始有之，而御之者數萬年於今矣，而未之或改也。結璣曰：若欺予哉？若今所御之輪，非若昨所御之輪也。吾今與若

言若之輪，非壽若與吾言若之輪也。鬱儀曰：若何以知之。曰：以吾之輪知之。於是兩人相視而嬉曰：吾知之，若亦知之，彼外人不知也。

儒者真實之理，莊生奇幻之文。道不二而數不一，是一篇之主，卻用作中紐。以上說數之不一，是橫說。以下說數之不一，是豎說。局陣亦奇。

焚書辨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夫書秦固未嘗盡焚也。太史公曰：武帝招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之士靡然嚮風。論者謂漢以祿利誘進天下之士，故求經而經亡，而不知經之亡，蓋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而莫爲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何則？博士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下其議。李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漸滅無餘。當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故曰：書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項籍之罪也。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以蕭何爲第一。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敗而遁逃，亡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轉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不少矣。雖然，

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阨塞，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然蕭何與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如線者，獨不閉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觀耳。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不肯，不因之塗墍，惟增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嚮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甃以去，而遺其樑棟。風雨之所漂搖，蟲蟻之所剝蝕。其鄰里之居民，因竊取之，以爲薪爨。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肯而殘毀之，賊無足怪。獨奈何嚮而有之，顧遺其樑棟而不知惜也。昔者嘗怪漢興大反秦之所爲，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而未嘗稍變。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者，惟知有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與。嗚呼！方沛公之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士官所職尚無恙。當是時，固舉九鼎之重，而繫之一髮哉。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項羽不能燒。項羽不燒，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真所謂刀筆之吏矣。相其文勢，如飢鷹摩空，欲下復颺，何等嫵娜。

羸說

乘騎者皆賤羸而貴馬。夫煦之以恩，任其然而不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世之所謂賤者也。煦之以恩，任其然而然。迫之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行止出於其心，而堅不可拔者。世之所謂貴者也。然則馬賤而羸貴矣。雖然，今夫軼之而不善，覆楚以威之，而可以入於善者，非人邪？人豈賤於羸哉。然則羸之剛復自用，而自以爲不屈也久矣。嗚呼！此羸之所以賤於馬與。

健折

書戰國策後

嗚呼。教化之衰也。春秋戰國之間。足以規世變矣。自共和以及嬴秦。陵夷何其甚與。周平王東徙洛邑。秦遂列爲諸侯。自是王室微。侯伯執政。強陵弱。衆暴寡。征討不稟於王命。王奪鄭人田。鄭人射王中肩。戎伐凡伯。臣弑君子。弑父者有之。然齊晉秦楚爲盟主。假仁義以尊周室爲名。與師伐國。上軍中軍下軍。步伐有度。列大夫相與應對。爲言辭。抑何退讓恭詳。恂恂長者有禮也。雖無道。繩之以禮。猶懼服不敢鬻爭。下逮七國。詐謀劇而傾危之士起。合從連橫。詭譎不信。要在戰勝。攻敵以相兼併爲能。李悝盡地力。衛鞅富國重法立威。孫臏吳起之徒。以善戰爲齊楚上將。長平之役。白起阮趙卒四十餘萬人。比於春秋。抑又甚焉。當是時。周之禮樂法度。猶存未盡泯者。成康沒而生民不見先王之治數千年。其爲升降。可勝道哉。

讀伯夷傳

夫事有委巷小人之談。而儒者采之。以爲傳記。則其言流傳既久。深入後世之人心。不復考其是非得失。堅持之而不可拔。雖有智者。與之辨別分明。而彼終莫之吾信。昔者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並逃於首陽之山。孔子謂其求仁得仁。及孟子之所稱述詳矣。未聞有恥食周粟之事也。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謂「武王以臣弑君。伯夷叩馬而諫」。後世淺見之士。莫不信之。以爲誠然。或反爲文以刺譏武王。嗚呼。此君臣之義。所以不明於天下也。夫名不可以兩立。而事不容以兩是。使伯夷之言誠合於道。則武王爲亂賊之徒。不得與堯舜並稱爲至聖。使湯武之革命。果爲順天而應人。則伯夷安得爲此非聖謗道之言哉。然則「恥食周粟」者。委巷小人之談也。余嘗考之。

子謂「伯夷非其君不是」，不知所謂其君者，紂乎？武王乎？如遷之所紀，則武王非其君矣。武王非其君，則必如紂者，乃爲伯夷之君乎？然余又聞伯夷避紂矣，紂既非其君，而武王又非其君，天下安得非紂非武王之君而事之？謂治則進，亂則退也。伯夷也，居北海之濱，是亂則退矣。若武王有天下，又逃之窮山絕谷之中，是不爲治則退乎？西伯善養老，而伯夷與太公偕來，蓋伯夷之歸周久矣。及武王伐紂，惟太公鷹揚而往佐之，是伯夷之老而既死也。使其尚在，則伯夷之鷹揚，更必更甚於太公。伯夷叩馬，而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若素不相識者，然夫兩人皆名賢，同居西伯之宇下，而爾爾不相識，此非人情，則其言之虛妄，不待智者而知也。太史遷之作紀傳，唐虞三代，皆直書其事，其於伯夷獨增其傳曰之「三言」。然則遷亦姑存其言，而未必深信其事者與？自秦焚詩書，用漢儒之臆篡亂聖人之經，其國史所書，或蓋失飾，非得之傳聞，而多失其實，其舛謬非一端矣。孟子謂「武成不可盡信」，而於虞舜伊尹，孔子百里奚，人言之譌謬，皆爲之反覆辨明。又況周衰迄秦漢，紛紛著書之士，擬拾煨燼之餘，聽其言而一皆信之，不復致疑其際，豈不亦好古而失之愚也哉。

辨駁如水銀入地，好學深思之士，可於此盡祛累代之惑矣。

春秋發微序

吾嘗謂聖人之心，如日月懸象於中天，而光輝照灼乎海宇。其見之文章，則藏蓄高遠，而不可以一端測也。昔者孔子作春秋，其言甚簡，而其義至深。楚君子左邱明者，去聖人之世未遠，因舊史之遺文，故老之所賸記，及時而爲之傳，其言既非無稽，而公羊穀梁二子復承其師說，而爲之反覆推明。故經文雖樸略，而頗有端緒可尋。後之學者，乃得因三子之言，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在，然則三子之功偉矣。惜乎三子不能盡明聖人之義，而復廁之以外譌傳會之說也。故曰：左氏失之譌，公羊穀梁失之鑿。夫信三子，則爲三子之所蒙，不信三子，則又自以其私

測聖人而未必聖人之心之果在於此。吾友沈君兼山，沈潛於春秋之義數十年，其於三子之言，固已熟習於胸中，而要其胸中無三子之見也。靜一心以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未嘗過信前人，而又非執一己之偏見也。然則其於聖人之心，未必盡合也，而其不合者寡矣。書之於簡，命之曰春秋發微。

判斷三子之得失，如老吏斷獄，則後人之補苴，自不可少。文境澄澈，如秋水之在寒潭。

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滄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沉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泊，渺爾無垠。天吳曠曠，魚鹽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櫓摧檣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放沉澁之慮，寄情於叢虹之表。翻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劈髯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雷霆，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瀟，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几視之陳，視百寶怪物之出沒而浮沈，如桂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槐爲之序。

獨造奇崛，非昌黎不能作。

沈某園詩序

沈君茶園，出其平生所爲詩，曰：初卉集者，觀余。余讀之終篇，歎嗟不能去。曰：此盛世之風也。古之君子，未有不顧爲清廟，猗那而顧，顯爲寺人。孟子，憚周道，憂黍離者也。夫未嘗有孽子孤臣，伯奇屈原之遇，而強爲怨咨愁苦之言，豈不悖哉！沈君，鼎然太學生，嘗工舉子業，屢試不遇，而其心愈下，其氣愈和，雍然其德，退然其容。作爲歌詩，雖鉅抉摘，無憔悴之思，無鬱遏之態。身在布衣窮巷，而爲文與公卿達人無以異，則他日沈君之爲公卿達人可知也。雖然，下民之悲愉喜戚，與上天爲感應。欣忭之情，踴躍之節，忿憾不平之氣，太息之聲，充周鬱積，而天下之治亂興衰，以出。富貴不足道，吾於沈君之詩，又以卜世運之方隆焉。

高偉跌落。

送葉書山序

予友葉君書山，將適京師，里之與葉君交游者，皆爲葉君喜，而予獨以爲戚。方今明天子在上，汲汲乎徵才，如有所不及，士之以才稱而望大官者，魚貫相屬也。葉君志足以希古，權足以濟今，射策於甲科，以取爵位，可拭目相待，而乃以爲戚者，何哉？蓋予窮於世，爲鄉人所共嗤笑，葉君未嘗苟與爲同，而獨相信以與爲還往。今年予客張氏之館，每相與飲酒論文，至夜分不散，不聚舊，而或出三日，未之嘗有。今葉君則又去矣。夫葉君之窮，而與予聚首論文，予之幸也。葉君而射策於甲科，以取爵位，焦明矯翼，天宇蒼蒼，使予不得持置，榮而視乎茲，豈予之所以望葉君者哉。

縱控如意，亦是昌黎舉勸。

恐吠一首別張渭南

士築於後而虐於今何害。昔韓退之作毛穎傳，人皆大笑以爲怪；而柳子厚獨喜得之，至爲讀毛穎傳，題後文，嗚呼！此其所以爲子厚與。士生於富世，未嘗不爲流俗之所罵謔，然其孰得孰失，數十年必有能辨之者，非獨子厚也。向之不與退之讎，而相依倚如籍湜，崔羣，侯喜，輩，猶得以名氏刺其文之末行，而笑之以爲怪者，豈復灰燼存哉。嗟乎，蛇蟻之生，未有不爲撼樹者，亦見其不知量。至於力之窮，而敵敵以死也。王介甫與段綬書云：「世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顧忌賢者，而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於心，是以無之焉而不謗，悲哉。段綬赫然子固，猶在今世而勸勸乎。」使人讀之興起者，介甫之文也。張渭南，吾鄉之超然特異者也。而與余相善，余爲渭南恐焉。夫犬之吠，所未見非必日與雪也。其爲日之臨，而雪之積焉者，皆吠之矣。渭南猶可及止也，駸駸焉而不已，吠且及於子哉。

贈方抱之序

新安在萬山之中，嶠之爲邑，又當羣山四塞之衝。人於其間，如坐瓊壘。自山外而來，層崖終嶺，猿攀蟻附，雖強有力者，常喘汗弗勝。侍其險隘，一人守之，千人不能過也。彭山頑梗無巖壑，足以登臨。水濤悍奔瀉，驟雨則怒濤千尺，霽則澹然而盡。一歲之收支三月之糧，饕餮取給於江右，水涸則舟楫不通，而穀價騰涌。百果蔬菜，價十倍於他州。鯽魚不生，鳧鱉不產，鴻雁不至。無亭台苑囿，以爲眺望之資。無梵宇琳宮之閒觀，以爲棲遲之地。余匏繫於茲，斗室蕭條，塊然終日，族戚交游無過而問者。方君抱之不辭跋涉，辱以顧余，與之語，豁然以明。久與之居，暢然以適，忘其身。在羈旅寂寞而無聊也。抱之辭業通博，又長於篆刻，善摹秦漢以來之字。其所爲圖畫，於山水人物草木花卉鳥獸蟲魚之情狀，靡不研揣，而肖似其神。讀其詩，蕭然自放於塵壒之外，不求工而工。詩者莫之與敵。然則君之技能多矣。一鼓而售其才於通都大邑，當必有赫然驚人者。夫豈窘困囚拘爲新安之客邪。雖然，君

去，則余之無聊又甚矣。於其歸也，不能忘言，遂書其詩後，以贈其行。羈愁之情，韻寄之筆，墨馳驟之外。

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游，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慈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以過其尊府與余游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為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蠶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為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為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為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為顯官，不足為姬傳道。即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堯舜為不足為，謂之悖天。有能為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節，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為，而余以為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為姬傳贈。

淋漓遒宕，歐公學史記之文。

與王君書

擬謹以舊所爲文十三首再拜獻王君足下。方今往來都市，側足當道之門牆者何限，愧曾不以身與其間。乃獨排擯俗尚，叩足下之門而請，其非有他意以干足下，矚然明矣。獨念近世以來，其以文章鳴世者，追逐時趨，日就衰壞。獨足下鵠脾琢腎，辭出於己，淘汰淨盡，邱壑變遷，韻頑古人千載，毫毛不欲有所讓。足下之志，何其與世殊也。擬性推魯，生卽善病，又僻處窮鄉，無所藉藉，乃冥其心思，追古人而從之，以故凡厥所有，皆與世齟齬，祇可自娛，不堪共賞。閒嘗出以示人，驚見駭聞，非笑則怒。其怒我者，其厚我也；其笑我者，其薄我也。今人之懷抱，大抵同矣。前此以觀於人者，既不相入，則後此者，亦可知矣。用是卷而藏之，寂寞以俟來世之子雲，不復與世人相爲酬答，而獨於足下云云者。足下所爲文，非擬則莫之能好，而擬所爲文，固非足下不知也。夫同聲相應，設使古之魁閎之士，如韓愈、柳宗元、生同州里，而舉世不相聞知，雖至今千載，猶有餘恨。然則愧之於足下，可知矣。乃足下之文，愧則已收而寶之，而愧之文，足下顧猶未之見。此愧叩足下之門而請，汲汲焉所不能自己也。世不我知，無害。足下而不知我，則必我之無可知者矣。是以郵寄之於此，用以自決，惟足下賜觀覽焉。

硬語相接，而氣韻生動，神似昌黎。

與左君書

前在庭，見所書汪節婦事，知足下於不善無不識。於善無不欲張而大之。崇德罰惡，勸於純懇，既歎足下之處心，居志絕乎人。及甸南到皖城，又知足下欲以此事聞之縣令，入縣志，爲節婦留不死於千載。足下之於人，何其思思無已也。雖古仁人之念，無以踰此。然擬視之，此事亦可爲可不爲耳。凡人之傳，姓字存也。姓字何足深據，往往有更易之者矣。方策所載其人，見以爲其人云爾。尚有雷同者矣。且古之著書者，或託於他人以傳，或書存而姓字磨滅，或一書而疑似數人之手，終不可辨。詩三百篇，多不知其作者所自。尚書紀唐虞三代言，勳亦安知當日

史官爲某氏某名也。論語禮經孔子弟子所錄次究，竟不知弟子之名氏。左邱明傳春秋，或疑非邱明作，劉歆曰：「邱明無疑，孰非孰是。」孔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其爲此之邱明與，不爲此之邱明與，未可知也。孔子以邱明自比，邱明當爲孔子同時人，且先達者。春秋傳於孔子卒之後，是又有一邱明矣。世第曰左邱明，邱明既不一人，故以別之。國語之書，果邱明外傳乎，抑他人作乎。司馬遷所稱厥有國語者，安知非卽春秋傳。或曰：穀梁赤漢儒也，然亦安知必非子夏弟子邪。戰國策未必一人作也，抑其作者爲誰哉。著書者姓字湮沒，若此，其載於書者，安足爲信。春秋書尹氏卒，尹氏男子乎，婦人乎。李白生長何地，舊唐書與新唐書牴牾，辨論嗶嗶，卒不明。白宋朝人有張先者，於湖州張先同時，皆字子野，高下不必等，而性字了無所異。然則士君子立身行己，非以爲名於後世也，斷己心之快足耳。堯舜禹周孔子，過此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後，亦不復知矣。世雖不如堯舜禹周孔子固在也，其精意流於上下，並日月，貫鬼神，天地存，卽其理存，其理存，卽其人存。浩乎四海，不足爲大，亙乎往古來今，不足以爲久且遠，安用姓字爲。而君子於世之末節小行，汲汲焉惟恐聞之不詳，書之不實，而傳之不廣，特吾人好德之心，不能自止，且以爲來世勸耳。嗚呼！此又視其文字之工拙何如矣。工則其人傳，不工卽其人雖傳，不顯。周以來，史籍具在，而世人讀宋元之史，必不如其讀左史。許遠守睢陽，頗爲當世所詬訾，及韓愈爲作傳後，敍而近古來死事之臣，流播人口，蓋多不及遠者矣。汪節婦事，足下旣以書之於紙，誅紆發潛，卓不可廢，又安以縣志爲也。邇之先大父有側室章氏，非獨志行可矜，乃其撫字之恩，有可感者，思所以報之末由。會郡守修府志，欲籍名志中，近思之，亦不須此。略撮所知大概，草書一通呈閱，寄往節婦傳一首，經義四篇，此所謂啖鄉豪以戒，戒以負日之暄，獻君王，足下接之，想見啞然笑也。冬寒矣，惟萬萬自重，不宜。

答吳殿麟書

殿麟足下，頃惠手書，辭重指疊，大抵閱我之窮，憤我之屈，意氣肅篤，迥出世俗尋常之外。茫然增悲，且感且愧。然竊自思念，僕蹙窮，要無足矜。非有屈，又何能憤邪？天之生人，其賦性受性，異於禽獸。故古之君子，戰兢懼傷，以自保其靈明，惟恐失墜。而終其身常在憂懼之中，自善其身矣。而又不忍同類之顛連，乃始出其身以先覺乎天下。其身雖在崇高，而心實存乎抑。其外雖若逸豫，而內更益其劬勤。若是者何也？凡以爲天下之民，非爲己也。是故不必富貴，不必不富貴。貴則施澤及一世，賤則抱德在一身。富則有以自厚其生，貧則有以自處其約。時其天明，則與物皆昌。時其陰閉，則與物皆塞。爵祿之來也，吾不拒其去也；吾不留其來也。吾不以一毫而增其去也，吾不以一毫而減其可富可貧，可貴可賤。而吾之修身勵行，要不以一朝而變易也。且夫君子之心，豈不欲四海九州同歸於太和之域哉？然而有命焉，非我之所能爲也。今夫隋侯之珠，無網罟不能自出於淵；昆山之玉，無椎鑿不能自達於璞；九和之弓，少府之弩，無射者以發其機，不能貫魯縞；樓蘭之輪，馱駝之馬，無御者以執其轡，不能獲一禽。麟不能鬪足而走，鷦不能戢翼而飛。夫挾奇材，懷異質，不能自結於中貴執柄之人，阨於州部，巖巖無由自見其美。從古以皆然，非獨一世也。如以天下之美在我，不辨從違，不論可否，而第欲從心直遂，是溥暑而欲進其狐貉，沍寒而欲施其絺絺，執獼猴而衣以黼黻，萎裳之服，遇斥鷃而饜以鈞天九奏之音，必不售矣。人不能自見其面，而鑑以照之則明；彼生而富貴者，其背相與人殊矣。其外妍，觀其貌而相悅；其中慧，聞其言而慚心。於是被之以時服，振之以華纓，輕軀輦步，進退中繩。瑤珥珠璣，其所素蓄也；碧盧照乘，以相投贈也。使天下之男子婦人，寤寐寢興，咸願與人交歡，而恐其不及。有如越女秦娥，凌風獨立而顧，使東家之醜婦，羞結其間，自以爲不類。故藁足不敢前也。夫僕者，天下之類，豈不醜也？反唇歷齒，頰額鬻削，衣敝縵之衣，繁疏麻之履，令人目雖無所見，奈何令薪采之夫，與繁華之子，比立而并觀哉？今夫農圃之人，汗手塗足以謀食，商販之輩，賤鬻貴以阜財，坐匠之徒，祈生送死以逐利。仕宦之侶，偷榮竊祿以肥身。若夫畝畝山林之士，埋藏於窟穴之中，與世共處，而心不與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望外，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入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齋，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民，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沒，負土成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游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門，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摹寫極真，貴而不俚，直逼史記。

程書原傳

尚書秋官郎程君晉升之尊府，諱志洛，字書原，蓋純孝人也。世居歙之巖鎮，常以深愛之衷，自致於人不見聞之地，終其身如一日。不求人知，而世亦遂無知之者。賴秋官之賢，能推揚其先人之隱行，使之表著於當時，而因得以傳於後世。秋官之言曰：「吾猶及見吾父事吾祖母時，每味爽，吾父手執書策，趨立寢門，傾聽祖母與居。門啓卽入，問安否。吾祖母嘗謂吾父曰：汝何故早起默默，喜獨立水項門外。吾父至吾祖母寢室，必先過世父室，中間多置小門。而吾祖母喜飲泉水，因以瓊壺盛水，置門內，因謂之水項門。蓋吾父晨興，立此門者，前後凡數十年云。吾父與諸父相友，受無閒，諸父或病篤，吾父輒至祖廟中，奠香禱祝，若欲以身代者然。」秋官之言如此。

夫古稱舜爲大孝，以其有頑嚚之父母，而又有傲弟如象者也。使弟傲非象，而無瞽瞍以爲其父，則雖孔子之至德，下得以孝稱。況在中人以下，庸行之常，非有高遠難幾，足以驚愚而勸衆，何由以自表見哉。雖士之敦行不怠，非以求人知。然爲人子孫，闕其父祖之德，使湮沒而不彰，爲文章操風化之權者，知之而不言，使善人君子，無傳於後世。則後之爲善者，何以勸，爲不善者，何以勉焉。此秋官所以索余文以誌之，惓惓而不已也。府君素不欲以姓字傳於人世，行一善，輒借名他人。雍正乾隆間，數舉實良方正，開博學鴻詞之科。在位有欲以府君名者，而府君輒辭不受。年七十以歲貢絕，平生好讀春秋及朱子綱目之書，有史鈔數卷，藏於家。贊曰：余未識秋官，秋官一見余文，卽以爲今之韓子，因付託以其家傳，不賢而能如是乎。府君雖不遇於時，秋官自致通顯，而府君得贈如其秋官，秋官亦可謂至孝矣。然非府君之孝，安得有子孝如秋官者哉。

吳義士傳

吳君爾襄字贊公，歙西溪南人也。少以養親，服買於豫章。時值漢閩叛亂，樂安鄰逼閩疆，閩寇突至，城自破。君爲倡，率少壯力爲防禦，而樂安得免殘慘。樂安教諭許君者，端人也。義不受賊汗，將以身殉，而夙知吳君行義長者，屬君以其妻子，君許諾。許君既畢命，而君哭之慟，爲經紀其喪而厚資之，以得扶柩歸葬臨川。人聞君名且久，亦以寇告君，君卽買舟奔赴，說邑令同盟諸生於泮宮，更募鄉民壯勇者，共爲防守之計。及王師至而寇平，君率衆迎於道左，且爲民請命。其所以保障臨川者，猶之其在樂安也。饒賊寇新安，君以老母在堂，端歸省視。至吳城，賊黨舉礮火擊其舟，而君得飛帆疾過。蓋其孝思若爲天所佑云。其後十餘年，君在漢上，夏逆以裁兵故而倡亂，居民洶洶逃匿。君以漢上屯鹽六百餘萬石，匪惟商資，抑且國賦所出，復團結鄉兵固守，而漢陽亦賴君以全。蓋吳君以羈旅暫寓江漢之地，而數爲居民捍禦災患，其智勇有過人者。然其居恆訥訥，人見之以爲無所短長也。

贊曰：天下未嘗無才，而伏處山巖，爲上之人所不知者多矣。夫古者聖王之治天下，必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後愚不肖者，皆有以自託，而各遂其生。夫爲天下得人，是故存執政哉。

直序三四事，掃除枝葉，獨存老幹，神味似史記。

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無文飾，而多髯鬚，固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擊顙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耶。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嚶嚶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麻，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言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李節婦傳

節婦姓錢氏，淮南李生之妻也。有子曰甯，甯以資來，求爲其母傳。其言曰：「吾父爲縣學弟子，吾母世爲浙西名族，年十九來歸。吾父念大父母家世貧困，常冀得食祿之榮，以顯其親，攻苦誦讀。吾母勤女紅，烹飪以佐之。雖炎暑之朝，風雪之夜，無有間息。歲在丁酉，吾父秋闈試罷，得疾未逾月而殞。甯年甫及周，吾母適生女弟一人，哀毀欲死者數矣。然念大父母在堂，甯兄妹方在懷抱，勉以承舅姑之養，不敢以哀痛形於顏色。吾大母以吾父之亡，

憂鬱成疾，手足不能動履者數年。惟吾母常侍湯藥，雞初鳴即起，至夜分乃就寢息。吾父有弟二人，及諸姑皆在。鞠齡。吾母勤撫教之，未飢而與之食，未渴而與之飲。衣垢則爲之煩擗，衣敝則爲之改作。迨二叔親迎，諸姑出嫁，而吾母之辛勤始謝焉。吾大父常號於衆曰：吾兒亡，賴有若婦在，乃天所留以存李氏之血食也。衆載其言。蓋自吾父之沒，及今二十年。吾母年四十，而大母之疾忽瘳，甯亦生子成人矣。一信於斯言，則古陰禮所謂婦德，節婦其無愧矣。其子甯年在弱冠，不遠千里，求一言以揚其母氏之賢。李氏可謂有子哉。

就其子之言，直敘簡淨。

江貞女傳

貞女姓江氏，錢塘人也。其父名煜，以進士謁選京師，將爲岳州守備。而是時吳門有顧君朝樞者，同選得荊州。兩人同在京師謁選，仕又同方，既相知，因相愛，兩家家書至，顧氏生男，江氏生女。嘉興沈光庭者，往來兩家甚習，因爲議婚。及之官，荊州與岳州地近相望，顧君至岳州，遂以宮錦圍扇水品連環授江氏幼女，以爲訂。時兩家子女纔周歲，其後顧君罷去，攜其子歸里。江君亦被議，入京補官。兩家音問闕絕。歲在乙卯，有妄人謬言顧氏子病沒。貞女時九齡，聞之悲涕，遂不食，且絕去一切嬉戲事。貞女性幽靜，好讀書，嘗見古今節烈，則於然喜。及聞謬言，每背人而泣。其後五年，江君補官安慶，貞女年十三，一口顧謂其母曰：兒旬日以來無故，心自驚，至夜輒煩寃不安。觀此何祥也。語罷，卽淚出。而是秋沈光庭以顧君書至，則顧氏子已於初夏之月殤矣。貞女聞之，慟幾絕。然見父母悲哀，乃徐曰：父母在，兒何敢死。然在四年前，謬言乍傳，心死矣。遂欲歸顧氏。父母憐其幼小，且遠隔千餘里，不忍其去，又不欲重違其志，姑允之。而貞女見母氏病臥經年，恐傷父母心，乃暫留侍。夜則衣不解帶，日則長齋，糗食每謂己身爲他，而一心習苦，以奉父母爲事。父母喜，則女亦喜。父母憂，則女亦憂。飲食醫藥，不以任奴婢。更勤

紡績，以佐甘旨。父母偶有所思，必竭力致之。就貞女雖身依父母之側，而欲歸顧氏，其心未嘗一日忘也。既留侍十有七年，將歸。江君使人於吳門，而顧氏書來，以貧乏爲辭。貞女曰：「雖貧何害？吾所求者，屋一間，飯一盂，死則一棺，坯土而已。」越五年，顧君嗣子德煒，復以救死不贍，無家可歸辭。貞女曰：「予不幸值顧氏門祚之衰，幼叔零丁，窮窶撫遺孤，延先祀，予之責也。卽力有不逮，盡瘁而死，亦可見翁姑於地下也。自是貞女欲歸顧氏，心益迫，浩然不可復挽。乃以卒已之四月，攜僕從乘舟，直抵吳門，先使問。而嗣子德煒詣舟次，執禮甚恭，翌日齋，冠帔吉服以爲貞女。曰：「吾舅已亡，昏姑服未闋，何吉可從？」乃角簪布衣以往，其顧氏家人亦皆素服迎勞。道旁觀者咸歎嗟以爲知禮。貞女既歸顧氏，德煒奉邱嫂爲一家之主。正名分，別尊卑，三日而祭。且曰：「待德煒生子，卽以爲長兄。」後貞女棲居，惟女紅是務，其他家政不欲聞。然德煒遇家有鉅事，必偕生母詣樓，就嫂氏商榷。德煒又爲其兄修墳墓，植宰樹，追繪儀容。德煒少年，其篤於友愛如此。貞女蓋得所歸矣。

至性出於自然，雖非聖人中庸之道，亦自不可磨滅。文能曲折摹寫，使讀之者，淒然淚下。前敘結婚處，何其似史記也。

乞人張氏傳

楚之南，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石。流沙之西，天地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鴻雁。近世以來，天地之氣，不鍾於士大夫，而鍾於窮餓行乞之人。合肥張美之家，在城北八十里之元潭，有女年十五，而同邑馬彥章來贅。張氏年

二十八而父母皆已死。生二女，亦死。其舅馬青芝妻，早死。有三子二女。三子，彥章爲長。彥章年四十餘，又死。彥章死而青芝之二子皆幼，賴張氏以養。其二女，賴張氏以嫁。其後合肥歲，連不登，張氏奉其舅青芝及二叔南走汝州乞食，而二叔又皆死。張氏復奉其舅自汝州之桐城，依左氏之廡下乞食，挑野菜以養。當是時，桐之民有欲娶張氏者，而張氏以其舅老窮無歸，相依至死，不忍去。青芝死，而張氏年已六十餘，猶閒至余家行乞也。古者婦事舅姑，雞初鳴而盥漱，其禮曠千載不行矣。然吾以爲民之乘桴，不盡絕於人心，縉紳大夫之家，必有隆禮守義，善事其舅姑，與孝子之事，父母無異者，而往往求之不可得。夫縉紳者，衣食奉養之物備具也。然猶踰詭詐，禁之而不止，窮餓至於行乞，苟可以依人而得食，不能禁其改適也。然至死不去，而養其舅以終身，豈非其天性之篤，擊有過人者哉？惜乎其爲女子，且窮而行乞也。設使斯人爲丈夫，而登於朝，則其於君父人倫之間，出其至性，必有建樹非常者。夫天地之氣，不能無所傾也。明之亡也，金陵之乞人聞之而赴水以死，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貴者不能，而乞人能之，亦可慨也夫。

借乞人以飄世，當有讀之汗下。

遊黃山記

乾隆二十九年，歲在甲申九月之上弦，余與歙縣友人程易田、方晞原、吳韓封、吳蕙川及蕙川之弟箕浦，共遊黃山。六日而返，遊未能備也。或請爲記，乃取黃山舊志，補綴成篇，以昭後之好遊者。

由歙城西北行百二十里，至湯口。溪流噴薄，大石間，仰視諸峯，如在天上。及抵祥符寺，諸峯反半隱不見。踰小橋而北，有溫泉焉。泉自硃砂峯而來，窪爲小池，蔭以半巖。石已鑿，深不逾二尺，而泉自砂底汨汨起。池北冷泉出石罅，兩水相和，得不熾。凌冬冷泉涸，則水愈溫。池之東隅有隙，以流其惡水，隨浴而淨。而硃砂泉其氣清芬，故天下

多溫泉，而黃山爲之冠云。既浴，跨石越澗，左行數十步，至桃花源。石徑幽狹，穿一石而入如門。其石有妥有欹，或覆或露，其夾如巷，其長如廊。復穿一石門而出，而老梅布石罅甚夥。當寺右緣天梯而上百餘步，幽壑不可越。以二樹構崖而度，折左紆行可半里，有洞穹然出巖上。洞石盤潔可愛，深三丈，高二尋，廣半之。洞盡復有小洞如竈，如堂奧然。飛泉蔽洞門而下，灑灑不絕，是曰水羅之洞。出洞循巖，而左有二小洞，中隔如牆，曰餐霞之洞。而山之左腋，有水穿亂石而下，是曰藥溪。溪石廣丈餘，中間如臼，仰承上流，是曰藥銚。銚左欹而水出懸溜，承溜一石，如圓盞弁口，而中如螺旋。異石五色，白者如珠，是曰丹井。折而右，爲蓮花菴。入菴登閣下，瞰白龍潭。潭廣十餘丈，其上大石橫亘，高三丈餘，而藥銚合諸溪之水，從巖石乘高而下，而潭以一石仰承之。其勢撞衝崩躍，嗚吼如雷。潭既受水，淵沍混漾，其深不測。眺觀既久，咸生恐懼。潭上一石，老木垂陰如蓋，下可坐飲數十人。白龍潭今爲蛟龍潭，故也。從其舊，循潭許里許，有石負山而立，昂首作咆哮之狀，是曰虎頭之巖。行百武，見大石頽然傾倚，若不勝杯杓者，名之曰醉石。醉石之旁，有泉淙淙，從石壁下，曰洗杯之泉。下有伏石，其色上白而下黝，曰停雲之石。入谷半里有泉如龍，自懸巖直下注，石激而成坎。盈科復下，歷歷成坎而懸。其坎凡八，是曰落星之泉。折而上，石巖中凹而旁，哆層石磊磊，而其上飛瀑懸流百尺，山半大石拒之激而逆上。自七分數道下注，有橫石長十餘丈，中空若琴，水徑石上，其音疏越。故名其泉曰鳴弦。迺鳴弦泉而上，地皆阻險，行者如履鼠之穿林。稍進地忽平曠，有佛舍巍然，是爲慈光寺。寺前後翠木交陰，日光菴落，如行苕蕪中。坐寺門，遙睇青巒峯，其巔若有一人跌坐諦視之，石也。由寺左折而北入澗，澗口有石如灑澗，一松據其上，而澗水分流石之左右。石盡水合，其圓中規。其左右之流下，皆石壘，水激而飛，如二白龍蜿蜒赴壑。其左甃有穴，水注之如井，其中石則羅漢級也。級五百，自下視石如梯，自上視水如帶。今亦爲坡所敗。由石右折，迺硃砂溪，而上徑鉢孟老人峯。兩崖峻削，捫壁往，忽洞開如門。自是危巒曲磴，傾側逶行。坐石上，稍憩，乍見前途茫茫乎石壁之虛，有庭有除，若戶若樞，像佛攸居，福室齋廚，周於四隅。若有浮屠

持鉢而倚於門閤。是曰空相之窟。空相者石影也。去石影三里許，至觀音巖。崖欹立如側蓋，下可容數十人。一壁纒出巖右，一壁中嵌，空如仰盂。赤色熊熊有光，蓋硃砂洞也。踰巖跨小坳，至老人峯。峯小而銳，立石如老人，僂僂之狀。高不盈丈，而下臨百仞。無階挽藤上，大石礫砢，蒼松覆之。日影著石，雖盛夏而陰蔭逼人。上歷大陰澗，澗多礫石，巖立。過澗陟嶺，則豁然高朗。回顧來徑，已如墮淵底。而天都蓮華，仰視猶在霄漢上。數十步，峯勢漸逼，山色從轡上起。舍之，越嶺而西，有寺曰貝集。石洞方廣可三丈，左壁峭絕，直出水懸溜作聲，一折如塘。其前大石突起，數十尺，直當洞門。左劈一峽，凌洞巔，背負懸巖，如覆洞口，水不絕如簾。旁一池泓碧，是曰蓮花之洞。去洞復上，嶺東行，有巨石當路而中虛，於其中累石爲磴數十級，以上如門，題之曰雲巢。折而上，有二松，綠石夾路，枝葉交結，若與遊者相揖，讓名之曰迎送之松。忽巨石仄起如龜脊，左右絕整萬仞。從脊上跼步以行，行者皆股慄。今爲石

路旁有石平圓，松蔭其上，可坐，名曰蒲團。今松不在過石，則二壁夾立如牆，入罅中行，見天甚狹。有松臥其左壁，長數丈，而枝蟠右壁，名之曰臥龍。再折而上，石壁立其中，一松如坐，回顧乃見之。稍進徑益隘，峽盡石斷，不可前。乃架木爲筏，筏薄而修，下臨深壑，左倚巖壁，僅得度，是曰斷凡之橋。筏窮，更入石洞中，洞三面環阻，徑復窮。仰視洞頂，缺若突，天光入焉。乃憑木梯以上，如出自井口。從突降壁，兩壁爭高，不相讓，再行稍坦。而老木列植如藩，徑轉則文殊院也。黃山三十六峯，而以天都蓮華兩峯爲最高。登文殊之院，則天都峯在左，蓮華峯在右，兩山夾立如門，而院之背，實倚玉屏峯。玉屏峯界天都蓮華之中，亞而平，自遠望之，如門限。院之前有台，登台則諸峯皆羅列在後。台下峻絕，顧瞻來時所歷之峯，盡伏處其下，不可見。見遠山如蟻垤焉。天都峯無徑不可登，乃西登蓮華之峯。從文殊院右折而下，鑿石爲磴，不容武。以腹摩壁，屈曲層疊，至山之鏡，乃復上蓮華峯。下石墜，拆芻數百仞，水道由焉。乃循水道，鑿石爲磴，可千級以上。級之受足，不盡踵，遊者觸額齧膝，其上石壁如障，覆壓將及頂，級盡更入石罅中，見天不數尺，兩巖陰陰水激，溼衣袂。再上可百步，得橫岡。循岡東行，抵蓮華之夢，躋而上，且百武，象

巨石當道如龜。踰石而北，窺其旁有罅，遂闖入罅中。陟數級，有石如門。入門循壁左行，徑不容置。乃折入洞，洞兩石相倚，見天光一隙。復登降數級，皆自石腹中得寶，候晦候明。又陟數十級，有僧廣焉。循廣左檐上石梁，梁廣不踰尺，其條凌虛，乘之無敢俯視。再轉而石忽中裂，以木架而度，復抵絕壁，嵌梯以上者。今已易木二梯爲石，石之下石裂數十丈，懼不敢升。升則級絕而石抵其胸，以腹附石攀而起，則其石復裂可三尺，跨而越之。乃至巔，自下視巔塊然一石也。及入其中，則重垣復閣，宛轉交通。同遊從壁上相呼如號，中語循呼聲求之，乃得出。巔廣盈丈，青石叢抱，中凹若盂，狀如蓮之初綻。坐其上，極望無際，山川城郭，濛濛如在烟霧中，不辨峯之南有峯。曰蓮葉一削，萬仞如柱，而其房未剖，狀如蓮之苞。又其北有卑崖，距蓮峯百仞，田田如蓮葉，中有積水，歷久早不枯。自峯巔而下，循舊徑至岡，岡忽斷，下臨澗，乃鑿壁爲磴，百餘級，級之受足不一尺。遊者肩踵相接，名之曰雲梯。由丞相澗而來者，上雲梯，由祥符寺而來者，下雲梯。梯盡折而東，徑稍平，行大壑中，可三里，而石壁巉削千尺，望之如墉不可越。是爲鼈魚之峯。乃隨壁之坳，鑿石爲磴，數百級以上。其旁有二峯，曰懸鐘，曰海濤。乃出新關石罅，其徑如欄，楯折而上，入石窟中，累石爲磴，以出，曰石門。出石門，登平天之岡，是爲海子，黃山之極巔也。黃山之峯皆峭石，拔地數百仞，指天如執圭，如乘笏。遊者絕壁上，多喘汗勞怨。及出石門，至平天岡，則山皆戴土，甚廣而平。其縱可五里，而橫猶三里，望之如原隰焉。岡多異松，而棋枰松尤奇，高不盈二尺，而覆十圍，枝葉糾結，平密如掌，如席如織文。其上可弈，可容四人坐而相向飲。今爲橋岡之稍起而堆阜者，曰光明之頂。頂突如廣額，高埽蓮華峯，而勢稍平。衍有石角嶄然，崛起於東南，下臨絕壑。而五老峯起自壑中，甚近，視之如小兒。秋空澄霽，登頂而望，日月之所出沒，霞虹之所照耀，匡廬九子天目，以及金陵報恩之浮圖，瞭然可指數焉。頃之山半出雲，如冒絮，如白龍，滂沱見，蕩奔逐四合，瀾漫荒野，平布匝匝。一白無涯，渺極天際。日光射之，如積雪之環周，而諸峯錯出其間，僅見其頂如螺髻。乍隱乍見，其依岡而橫者如岸。其冒樹而拔者如檣。其因風而時高時下如浪。人在峯巔，如乘槎而浮於海。

上已而輕風驟捲，雲氣迸散。石出山高，鳥喚聳峙。向之所見，如幻如泡。一瞥歎之閒，不知其消歸何有。此所謂鋪海之雲也。夫黃山者，仙靈之宅，雲霧之都。舉足而巒整移焉，瞬目而陰晴異焉。欲觀雲海，於光明之頂爲宜。其在文殊院者，不知有後海。其在始信峯者，不知有前海。登光明之頂，則放乎四海，而莫不來王也。常於積雨初晴，日出時見之，然或終歲不一見。余之登山，凡六日而三見雲海。蓋若天所佑焉。由平天岡西北行二里，登鍊丹之臺。臺方廣，可容萬人。俯臨邃壑，深不測。而西北諸峯環峙，如人如鬼，如鳥獸器物，狀以千計。一峯當臺而起，如供几案。上有松覆之如蓋，其名曰紫玉屏。臺畔有方池，或曰丹井也。清冷可鑒毛髮，而松枝倒影入其中，如畫。循臺而下，歷石門之峯。大石橫跨兩山之趾，長數丈，人謂爲仙建之梁。其下通人行，而中有石塔圓如月上，大下小，頽削成。其梁之兩端，各有石倚壁，相對如龜，而上平可坐臥，謂之爲仙床。其一壁有石如瓶，引觥如斟，流水出其中，不竭。謂之爲仙瓶。出石門，乃登鍊丹之峯。峯高八百七十仞，其上有大石橫跨兩山之腹，遠望如長虹，所謂仙橋也。及至橋側，則兩石如柱，一橫石覆之，而左躡下浮，右脛中絕，相倚泊，得以不墜。上脊不盈五寸，而下臨深溪千尺。黃山故黟山也。而後世乃曰黃帝鍊藥於此山，其後仙去。蓋黟山之名黃山，自唐天寶時也。由丹臺直出數十步，至海門，懸崖夾立而中闕，黝色如鐵。據門俯瞰，其下直削無底，而羣峯於絕壑中，奮踊以出，其勢屹岬，如武士之怒立者，甚衆。環絕壑而峙。有三海門，每百步一闕，爲闕者三，入其門，徑不容足，如負牆而立焉。傑然聳峙於海門之側者，飛來峯也。其峯高出羣峯數十仞，其上有石卓立峯端，可十丈。磐石承之，而斷不相屬。頽飛來者然，而峯因以名。其下有潭，龍伏其中，窺之不可測。投以石，撞擊至數百千聲不已。是曰鐵線之潭。由海門東進五里許，登始信之峯。峯忽中斷，兩壁巖然，相去可尋丈，下視嶙峋千仞，乃斬木爲橋以度。橋右憑巖，其左空而臨壑。而北巖有松，橫枝直抵南巖，蔽障其空如檻，名之曰接引之松。攀枝而過，陟其巔，則羣峯環拱，怪石兵衛。盡丹臺海門所見，若皆蒼翠而植立其前。左瞰石笏岡，右臨散花塢。石笏岡界兩山之間，而山束爲峽。石起峽中，織如指，說如戟。

繁如竹林之筍裂土而怒生者以千百計散花塢亦千峯排列，壑底丹黃錯出如繡。有神仙對弈，貴客旁觀，及買胡猷寶，諸肖物之形，而一峯拔壑而起，獨立無倚，可十丈有松焉。其根長二丈餘，蜿蜒出走，未知其幹所在。循峯右轉，則見峯有裂罅，而松於罅中直上，達頂，露其半，可窺。更旁裂一石，乃屈曲蟠結於峯頂之四周，而橫曳一枝，復下垂者，其長猶三丈，名其松曰擾龍。始信峯之西，爲獅子峯，自獅子峯東降，其巖側，巨石矗立，上平如掌，有松高四尺，其根穿巨石之頂而下，而榦據其上，其際，名其松曰破石。由石筍岡下松谷，其間可二十里，將至松谷，山漸上益銳，巖石參錯，若有偉丈夫衣冠而立者。其旁有石如碑，中含綠字，與日光相激射，其字不可視。視之，雷輒擊去其字，或決欲見之，天方晴旭，行將近，忽湧雲寒霧，咫尺晦冥，終莫能見云。環松谷皆山，其自四山飛瀑而下，蓋百數，而聲響各殊，廟之不窮。前後五龍潭，青者，黑者，黃者，白者，各以其水所受之壁色爲名。而天容雲影，人物往來之形，靜映於光明之中，不可名狀。由菴之左折而下曰清潭，石壁青蒼，奔泉出亂石間，匯入潭，有石梁覆其上，而不盡覆者十之三，望之如碧琉璃。循菴而上，可三里，聞水聲潺潺，石色瑩白，與水稱，則白潭也。有汕潭者，狀如大釜，岷絕不可卽，跳足蛇行，緣釜眉而窺之，如見其底，而以緇測之，十尋猶不覺，踰菴以西，有大石當溪中，嵌空如室，激水橫行，聲若雷轟，而室下石竅闕通，積水澄碧，謂之曰龍淵。去松谷而西，乃至翠微峯，峯高八百五十仞，而嵐光一碧無際，故山之椒，皆曰翠微，而此獨以名。其峯有寺在峯之西北，環寺皆古木，修篁其境，爽塏與向之磽角稍異。有石澗橫道，僧橋焉，而覆之以屋，以息遊者。自寺西望，有兩峯相放，峻峭而銳，其高刺天，雲之往來於其中者，晨夕不絕也。以其爲雲所徑，故名之曰雲門。西北之山旣盡，乃問逍遙之溪，或曰徑寒矣，而心慕之不能已。黃山之水，北出者入池之石，東出者入宣之太平，其南出者入歙浦，而山西者水合歙浦，徑嚴州而下。錢塘溪在青澗峰下，蓋西出之水也。晨起就道，見石壁巍然，而壁間石洞嵌空，各異色。壁下卽溪流，峻絕無行徑，沿溪皆怪石，碁置，石阻水，曲折成潭，或布滿石隙，遊者取徑於石上，以行，聚足以拾，乃不仆。行益遠，石益異，一石

一態，與潭水爭奇。其潭方者如印，圓者如月，長者如劍，曲者如角，行者如銀，止者如黛。石白則潭水亦白，石瘠則潭水亦瘠。憑高視之，如繁星之綴天。溪行十里，道窮一峯，塞溪之澗，老松冠之，不能至，然神往焉。將躍白沙嶺，不覺折入深壑中，有洞深五十餘步，前廣丈餘，中倍之，其後益廣，而一壁間之爲二洞。其右洞中有二池，僧架木爲室，流水出其下，激石作聲。夜分時，光點點如燈出洞外，是曰仙燈之洞。去洞數里，循洞而上，至披蓬，則諸峯皆聚，所見略如始信峯。然登始信諸峯，皆從尾下起，人在峯上，披蓬則諸峯環我而逼，峯在人上，道旁一峯下，石戴之狀如飛來，而其首獨銳，月塔也。塔旁一峯，面平如削，上下渾然，而中橫一尺痕，隱隱如古篆十餘字，可按行數里，抵丞相源。黃山之峯，皆直削無枝，又拔自絕壑。及至丞相源，則陰崖蔽虧，老木森翳，如行墟落。出寺門數十里，有溪淙淙，聲乍緩乍急。巨石鎮其中流，平闕如臺，其上可布席而坐，其下可流觴。下丞相源里許，山迴溪轉，有飛泉，自叢薄中騰踴至崖端，而下注。澗注爲瀑，瀑注爲潭，潭復注爲瀑。一曲一潭，疊疊巖巖之阿，凡九瀑懸下。雨過則流急，而飛挂如龍，是之曰九龍瀑水。自是以往，路漸夷，而遙見一峯，雲際五指，撮天是曰仙掌。其外若樹中，皆口栗村，長潭容成之濠，芙蓉之嶺，皆山之支隴，幽麗甚可遊也。而好遊者不能盡。古稱黃山廣五百里，高四千里，豈虛言哉。余所記蓋登山之大略如此。若其峯之峻不可登，幽泉異石之翳於深壑而不可見，難見之而難以悉舉者，與夫雲煙之開斂，朝夕晦明之異候，雨陽寒暑，春花冬雪之殊觀，則雖有辯者，莫得而言也。

連山斷嶺，峯頭參差，而氣脈貫通，如絲牽繩聯，是之謂大手筆。盡集古今之筆法而用之，河東小記亦在所包。而於太史公尤爲深得其妙。

遊三遊洞記

出嶽陵州治，西北陸行二十里，瀕大江之左，所謂下牢之關也。路狹不可行，舍輿登舟。舟行里許，聞水聲湯湯，出

於兩崖之間。復舍舟登陸，循仄徑，曲折以上。窮山之巔，則又自上絕危滑以下。其下地漸平，有大石覆壓當道，乃偃俯徑石腹以出。出則豁然平曠，而石洞穹起，高六十餘尺，廣可十二丈。二石柱屹立其口，分爲三門，如三楹之室焉。中室如堂，右室如廚，左室如別館。其中一石乳而下垂，扣之，其聲如鐘。而左室外小石，突立正方，扣之如磬。其地石雜以土，撞之則蓬蓬然，鼓音。背有石如牀，可坐。予與二三子，浩歌其間。其聲森然如鐘磬助之響者。下視深溪，水聲冷然出地底。溪之外，翠壁千尋，其下有徑。采薪者負薪行歌，纒纒不絕焉。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徙爲忠州刺史，而元微之適自通州，將北還，樂天攜其弟知退，與微之會於藤陵，飲酒歡甚，留連不忍別去，因共遊此洞。洞以此三人得名。其後歐陽永叔暨黃魯直二公，皆以擯斥流離，相繼而履其地，咸爲詩文以紀之。予自顧而嘻，誰擯斥予乎？誰使予之流離至於此乎？僭予而來者，學使陳公之子曰伯思，仲思，予非陳公，雖欲至此，無由而陳公以守其官，未能至。然則其至也，其又有幸有不幸邪？夫樂天微之輩，世俗之所謂偉人，能赫然取名位於一時，故凡其足跡所經，皆有以傳於後世，而地得因人以顯。若予者，雖其窮幽陟險，與蟲鳥之適去適來，何異。雖然，山川之勝，使其生於通都大邑，則好遊者，踵相接也。顧乃置之於荒遐僻陋之區，美好不外見，而人亦無以親炙其光，嗚呼，此豈一人之不幸也哉。

於人世間境象之離奇，吾心中情思之纏綿，曲折縱橫，無不如意，筆力殆由天縱。

遊百門泉記

輝縣之西北七里許，有山曰蘇門山，蓋卽太行之支麓。而山之西南，有泉百道，自平地石竇中涌而上出，纍纍若珠然。衛風所謂「泉源」者也。匯爲巨浸，方廣殆數十百畝。其東北河上有佛寺甚宏麗，寺西有衛泉神祠，祠西有百泉書院。明萬歷時，縣令紀雲鶴，築亭於水之中央。其亭三室，室重屋，可遠眺望。亭外廊四周，廊之內，老柏十

數株蔽日。長夏坐其內，不知有暑也。其水清澈，見其下藻荇交橫，蒙密而水上無之。小魚蝦蟹，無數游泳於其中。鯉鰻鰱鯉，好昔之鳥，翔集於其上。有舟艦其旁，可權亭前爲石橋，過而東南爲屋三間者，二皆夾窗玲瓏，石戶障其南。水自戶下出，其流乃駛，溉民田數百頃。世俗謂之衛河，自此而南，經新鄉，東趨衛輝之城北，合淇水，歷濬縣，館陶，臨清，入漕河，以達於海。昔孫登嘗隱此山，阮籍詣之，不言而嘯。嗚呼！使余不幸而生於登之時，其踐履亦將與登同邪？登謂嵇康曰：「子才多識寡，一而後康果見殺。雖然，使登不幸而與余同，欲買山而無其力，孰使之長居此土邪？然則隱者之生於世，其又有幸不幸邪？余自幼讀詩，知衛有泉源，稍長，又知泉上有蘇門山，思一見之，無由。今老矣，乃得終日憩息於此，是則余之幸也已。」

點綴之工，寄託之遠，文章中洞天也。
冷峭似子厚，而風神曠逸，又似永叔。文至入妙，殆不可以一家形似之。

遊萬柳堂記

昔之人貴極富溢，則往往爲別館以自娛，窮極土木之工，而無所愛惜。旣成，則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終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爲之。夫賢公卿勤勞主事，固將不暇於此，而卑庸者類欲以此震耀其鄉里之愚，臨胸相國，馮公其在廷時，無可營，亦無可稱，而有園在都城之東南隅，其廣三十畝，無雜樹，隨地勢之高下，盡植以柳。而榜其堂曰萬柳之堂。短牆之外，騎行者可望而見，其中徑曲而深，因其窪以爲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兼葭葭水，蕭疎可愛。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師，則好遊者，咸爲予言此地之勝。一至，猶稍。有亭榭，再至，則向之飛梁架於水上者，今歇臥於水中矣。三至，則凡其所植柳，輒焉無一株之存。人世富貴之光，其與時升降，蓋略與此園等。然則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貴。彼身在富貴之中者，方殷憂之不暇，又

何必腹民之膏，以爲苑囿也哉。

感寄高遠，而文境奇創。求之前人，不得其形似者。

寶祀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寶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寶成者也。明之亡，流賊許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獨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寶城。」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寶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護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刀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賊流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蕩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與？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縉紳大夫，莫不稽首跪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繁官於朝，則其尊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侑經精舍記

昔者聖人作經於千載之上，而千載之下，萬物之象，兆民之情，無不備具其中，經之爲用大矣。及秦有天下，李斯焚燒之，而經以亡。漢之羣儒，區區綴拾，白首而不治他事，然後章句粗明，然其懸空附託，以至喪失其真者，蓋十四五矣。自孟子生當戰國之世，其所謂武成，非今之武成，猶以爲不可盡信，況遭秦火之後乎。然則學者之於經，亦在善取之而已。夫士必通經，然後可以出而友天下之士。今世之士，惟知決科之爲務，其有以經術倡道於人，則人皆笑之，科舉之制，比之秦火，抑又甚焉。余自少時，嘗有志修葺，而碌碌奔走，無須臾之暇，因循怠廢，以至衰老，卒無所成就，每反己內顧而慚，而吾友謝君香祖，築室荆谿之側，率子弟講習其閒，名之曰佑經精舍。古之人已食而益勸之使食，則必出華美可愛之物以侑之。六經之道，可謂華美矣，而重以山川之勝，室廡草木之幽芳，其味殆有咀之而愈出者。抑余聞之，鄭氏康成，遊學雍并兗豫之地，久之乃歸，今香祖不出戶庭，而脩然自得於一室之內，昔之人任其勞，而今之人享其逸，則其道之久而愈明者，非可以淺求已也。農夫之於耕，商賈之於貨，賄不待智者而能之，讀聖人之經，茫然而不知其故，則以未嘗久於其道也。夫聖人作經，以垂教，豈其遠於人情，積歲月以求之，則其理將不煩言而自解。故善讀經者，其視聖人與農夫商賈，無以異焉。香祖老農也，吾知其習於耕者久矣。

斷斷緜緜，若不相承接，格局甚奇，而其味淵永，非淺騷者所可易知。

無齋記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卽次之。今天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鼻，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於其閒，而吾事舉矣。橫目二足之民，瞽然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爲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

壯麗。明童黠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之陳於後，而既已有之，則又不足以厭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則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欲羨於富貴佚遊，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明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萋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若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既善矣。余性顯而愚，於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所有者，我皆下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力，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於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其亦不幸而猶有此身也，使其並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極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飢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爲無知，而因以爲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云。

昔人論文，以莊周爲神於怒者，故其言足以驚駭世人之耳目。試讀此文，與聽者聽之，猶若耳聾三日。

家夔翁畫像贊

翁之才，雖不見設施，而凝然古處，何羨乎冠佩之陸離。翁之德，如玉之在璞，不於身於其子孫，其權惟翁之自攬。瞻彼淑配，援手之鞠，宛芳顏之如在，儼陰教之猶存。左圖右史，煎茶者童子，維翁之萬巾野服，而嘯詠乎其中，無愧乎幽人之素履。嗚呼！以此畫像，高置之北堂之上，而孝子慈孫，侍立於其旁，幾無分於真妄。人之生世，其能幾何，惟爲善者之有後，乃以不磨。翁之心，澄以皎兮。翁之貌，端且好兮。更百千而萬祀兮，子子孫孫，其永寶之。

方禮林墓表

方君禮林，嘗從其叔父夢堂，服賈於豫章，經營鹽筴之出入，計無弗周，而其家因益以饒裕。然君爲童子時，從塾師讀書，穎悟已異於常兒。雖其後業在賈遷，而讀書好學，至老死不倦。故其見理通明，億事於審，幾務之來，揆度有無不當。雖當時名卿大夫，皆樂與交遊。有以事就商校，君代爲籌畫，竭一己之忠誠，而悉以中其窳要。以故卿大夫皆札問訊無虛日，而君手答之一日，嘗至數十函。蓋其才之精敏如此。惜乎其僅用於鹽筴，豈裕其一家而已。使推其智能，以施於邦國天下，則其所能，豈出當時之卿大夫下邪？彼卿大夫不能以諮之於君，而君獨能之。乃天不以卿大夫任君，而願使不能者，冒卿大夫之任。此可太息，而爲天之位置斯人者，憾也。世之君子，遭時得主，能爲國家建一世之功，及觀其門內，愛惡相攻，或至詬誶紛爭之無已。君之於家事治矣，而願謂其不能施之於邦國天下，吾不信也。方君爲漢彭侯之後裔，其二十一世祖弦，始遷居歙之鎮山路口，數傳而至君之尊府怡園。怡園既沒，而君之祖鹿村乃終。君以孤童子，承祖父後，故夢堂謂其宜樂舉子業，而從其叔父，侍繼祖母。朱太安人於豫章。而君之母汪太安人，方家居在歙。君於經理離務之暇，每歲終輒涉彭蠡、潯陽，犯風濤之險，以省其母氏於家。及朱太安人卒，君扶櫬歸里，乃更構闢於家園，而偕其弟勉，勉以其承母氏朝夕之歡。蒼宗祠修家乘，而又以方氏家於新安，或遷於外，翹其支之分爲十二者，會而譜之。君之居家甚儉，及其遇人之急難，則傾身救之。而於宗族孀親之貧寡，尤撫恤之甚厚。蓋君雖不仕，而其孝友於家，釋及里黨，固可無愧於當世之卿大夫也。而君之配汪安人者，又能相夫子，以成君之賢，以播其聲於不泯。方君既隨叔父客於豫章，獨母氏汪太安人在歙。安人以一身乘內外之政，上奉堂上之甘旨，而其家之上下大小飲食衣服，一皆仰望於安人。安人自米鹽薪火，以及開闔盤滷，縫紉澣濯之微，皆獨任其勞動。其家一人未食，不敢食，一人未寢，不敢寢。方君好客，多交遊，安人於祭祀賓客之供，靡不極其闕潔。及方君居朱太安人之喪，惟安人能替苦塊之所不及，而悉中於禮。而僇德之餘，問視汪太安人愈益勤。既汪太安人病在牀，而安人被臥起，侍湯藥，無須臾稍懈。病篤，則又封股和藥，以微

卒於萬一之生。方君自以業賈，恐其後嗣遂廢詩書之業，以阻其家聲。故其教子獨嚴，惟安人能左右提撕，無世俗姑息之愛。卒其子大成，嗜學稽古，才足以建名立業於時，今爲邑之廩貢生。安人之父既沒，而安人之昆弟相繼殞謝。安人攜其孤於家塾，俾與其子共學焉。安人體素羸，方君之弟輒筋沒，而安人於其時有寒疾。方君歸而安人以君之篤於友愛，痛已深矣。不欲更以己之疾重夫子之憂，終匿以不告。自是疾遂劇不起。方君以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二。而安人先君之卒者八年。方君諱善，字聖述，檀林其別字也。君既卒而君之族子弟，素欽君之才行者，又爲之私諡曰敏毅先生。安人世居欽之芝苴里。父曰芝秀，大成以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合葬君與安人於欽東之勳光原。友人吳亡已銘其墓矣。既二年，大成乃復推揚其先人之德，以余論次之，以表於其阡。

敏述檀林夫婦兩人事蹟，只一氣轉蕩而下，何等力量。

吳君墓誌銘

吳君諱閔，字崑上，欽縣人也。吳氏自唐左臺御史少微，十一傳而遷欽。又十四傳而遷欽之巖。曾祖諱誥，祖諱文翰，父諱正通，世有隱德。君生而穎異，頭直目端，不習而能。經史百家，動窮其奧。年二十四，補縣學生，赴順天省試。入成均，衆皆謂君將大興吳氏之門，然六試秋闈，輒報罷，乃慨然棄去。嘗南登會稽，遊建康，踰絕塞，入雁門。經子推之故墟，弔公孫杵臼之遺囑。其後復西陟匡廬，上滕王閣，與今侍郎曹公地山，及江右名流相廝和。能洞徹秦漢以來文章之真贋，爲詩歌古淡簡遠，閒發爲雄肆，酒酣輒喟然曰：「齋於天者，人盡之，窮於數者，學通之。蓋君雖捐棄科名，而於學問文章，未嘗須臾怠廢，誠不忍其沒世無傳於後也。自君之大父家已中落，父益貧。君以授徒爲生，所得修脯，盡以供其父母，而獨與妻室程氏，忍飢操作，卒不使堂上二老聞知。踰年，父母相繼沒。君方

率命往豫章，中途別返，痛不得親視含飯，故自號曰梅堂。君既遭廢疾，手足拘攣，然歲時值先人諱日，或展張畫像，必勉力使人扶持跪拜，涕泣交橫。偶食時，食輒念先人，或頓箸不終爲食，有兄不事事，君以貧諸生供養其一門，男女以長以立，婚嫁既畢，謂可無勞心力，而君亦長逝矣。初，君隨父往豫章，豫章舊遊最重君，念君家口繁盛，合白金千兩以相補助。君村託不得其人，潸然悉歸，無有人謂君且將爭訟，而君一委之於命，不與毫毛計曲直。舊遊復合金如前，而君疾作，君乃愴然自咎其時命之窮，且惟恐以我負人，扶病遠涉千里，卒出己資，各於其人之金，並其息以償，獨身衣敝袍而歸。居恆言，貌循循，至其臨禍福利害，則一斷以義命，而無纖芥遲回。眷顧之私，君以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子一人，定，邑庠生。女適程家璉，早卒。定從余遊，以君卒之後二月，當四月之二十三日，合葬其父母於古塘村之英山，而使人請銘於余。銘曰：君固一視乎窮通，而何分於生死也。身既癯殘，而志不忘乎書史也。蓋君雖亡，而有不亡者存，人皆謂君之有子也。

下鴛子張十二郎壙銘

下鴛子張十二郎，名盼，康熙癸巳十月三十六日生，辛丑七月十日死，瘞龍眠山封壇之麓。盼九歲，從余受書，學句讀，甫六月餘日而病，病未及旬而死。悲夫！盼性綏，每垂簪，自內庭徐徐行至學舍，北向端拱立，長揖乃就坐。又徐徐以手開書冊，低聲讀，讀一句，視他人殆三四句者。讀畢，或歸早餐，又徐徐行，如來時狀。余嘗指其兄以爲笑。一日，日已入，日午所授書未能誦，余撻之，嗚呼！余早知其如此，而督責之奚爲也。銘曰：龍眠之山兮，幽且阻。惟汝之居兮，與汝之兄聚。式相好兮，終古。

姚南青五十壽序代

姚姬傳文鈔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教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遺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願以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旣思終遺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郢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幣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所奚乘駟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遺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畜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齊梁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况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匪眚，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與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弊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涇潁之水，鱉鮪不游。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

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竇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荷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屈楚鄰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貴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胥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復不悛，遂浪絕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于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懷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啓，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風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屬者哉。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囚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遺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誦譽于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口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冥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述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最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然是。則公孫宏賢于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諍
 諍諍之所。非斤則斧。以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人于罪。而
 抗割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
 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隔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
 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
 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
 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輿處烈風而進
 嬰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
 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
 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于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最錯又
 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
 等耳。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
 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一詰爾戎兵。方行天下。一召公芮伯之告康
 王曰。一張皇六師。一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
 觀人之真僞。與書之真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聽其書。莫可指
 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邱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既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人者，以爲賢於吞噓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遠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郟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什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備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羸穰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疇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誦，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慮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公子爽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郟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

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室，國近蠻夷者，乃難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晉宣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窟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繫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晉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况周畿內乎。周書作雜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諛僭之士爲之也。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遷致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職之義。其於禮精密，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兩行者久而不見冥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上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相怨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極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驕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甯儉甯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述七十

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威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其說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顯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柳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並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翻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其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其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說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惟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諡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諡。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邴伯

王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真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姬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晉時人尊有道而聃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僞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後漢書桓帝紀章懷太子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晉作此序未及檢引然則改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審儉審威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酌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倡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子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

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都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下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者，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多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者。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辭，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世，而禮讓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攷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者，皆始於魏晉。魏晉而士，或依託謬妄。蓋郎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誦。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廢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托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麤定，而詭敝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潯州太守，皆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

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弊，人謂麻弊姚氏。遠明中養，而始有譜，又彙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張冠瓊遺文序

張冠瓊，予妻弟也。才而早卒。予婦翁爲黃州通判，有二子，冠瓊其季也。黃州就官時年六十矣。家人皆留不使從，冠瓊求從，則曰：汝在家專靜爲學，易不許。冠瓊念父甚悲，傷已之不得從，則益奮厲於學。未幾遂病，未半歲而死。死後其妻語人曰：吾夫今年學尤勤苦，每夜靜，家人盡寐，獨聞其誦書聲，悽然於是。予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壯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氣，而至於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人莫不思苦身立名，以光父母，然竟以害其生，則所志者，有得有不得，皆適以傷親之心，故君子慎之也。然冠瓊體非甚羸弱，能勝勞，其及死，蓋出於不養，非意所料，而其志固可悲矣。冠瓊爲人專靜，淡於交遊。予初婚後，閒至其家，問冠瓊何弗見，外姑江安人笑曰：吾兒避人如女子也。須臾呼至，坐逾時，默然而已。後乃益親，然亦寡聞其言。獨每見，依依向余，不忍離，可念也。其疾初起亦不甚，以不遇良醫，遂不救。臨訣，執余手流涕而言黃州也。蓋極冠瓊才與志，皆足自表見，惜乎其學未成。然所爲文，久於文者或不逮也。今年黃州公以公事被使淮上，過家檢其遺文，俾余刪次，得十餘篇，將刻之以自慰其悲。余因爲之序。冠瓊名元贖，死時年二十二，生一子，纔十餘日，後半年，其子亦亡。

吳荀叔杉亭集序

自新黃而東，包潛霍帶淝滁，其間皆山邑也。淮水遶其後，江水環其前，政安慶廬州數府，名雖隸江南省，其實乃

江北云。余家桐城，吳君荀叔家全椒，相去僅三百里。在家未嘗識，至京師乃相知。然予嘗論江淮間山川雄異，宜有偉人用世者出於時。予之庸闇無狀，固不足比儕類。荀叔負雋才，而亦常頽然有離世之志。然則所云偉人用世，予與荀叔固嘗非與。荀叔雖無意進取，而工於詩，又通歷象、章算、音韻，所著書每古人意思所不到，是則余遜荀叔抑遠矣。予嘗譬今之工詩者，如費介達官相對，盛衣冠，謹趨步，信美矣。而寡情實。若荀叔之詩，則第如荀叔而已。荀叔聞是其喜。夫子雖不足比荀叔，然謂荀叔之學，余爲不知也。其可乎。荀叔訂所著詩文曰：杉亭集，或請余序之，遂不辭而爲之說。

荷塘詩集序

古之善爲詩者，不自命爲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於詩，則詩與之爲高，廣且遠焉。故曰：魯爲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捨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於爲詩人而已。爲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予執此以衡古人之詩之高下，亦以論今天下之爲詩者。使天下終無曹子建、陶淵明、李杜、韓、蘇、黃之徒，則已。苟有之，告以吾說，其必不吾非也。適來江甯，識溼陽張君。君以累世同居義門之子，負剛勁之氣，兼治煩之才。雖爲一合，廿餘年，歷經艱起，而志不可抑。今世奇士也。而耽於詩，政事道途之間，不輟於吟，出其詩示余。余以爲君之詩，君之爲人也。取君詩而比之，子建、淵明、李杜、韓、蘇、黃之美，則固有不逮者。而其清氣逸韻，見胸中之高亮，而無世俗脂韋之概，則與古人近，而於今人遠矣。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若是者，千載中數人而已。其餘不能無偏，或偏於文焉，或偏於質焉。就二者而擇之，愚誠短於識，以爲所尚者，蓋在此而不在彼。惟能知爲人之重於爲詩者，其詩重矣。張君殆其倫與。

小學攷序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乎前後千百年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者少，則小子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嘗作經義攷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邁古。雖其間紕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撰，舉載於編，凡若干卷。名之曰小學，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執八法者，乃乘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攷成以其書示某。某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採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某序。

梅湖詩集序

汪梅湖先生名之順字禹行。梅湖者在懷甯西北鄉。與桐城西南境相際。其水入桐城練潭以趨江。而汪先生居湖側。故號梅湖焉。先生明末諸生。入國朝自匿以老死。爲人多技能。而尤長於詩。清韻悠遠。如輕篋薄雲。俊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翳。無纖毫可入也。當時吾郡名工詩者。錢田洵與先生並。二人之才。各有優絀。較之正相埒。然田門交遊較廣。爲世盛稱。而梅湖伏處草澤。僅南昌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後遂聲華寂寞。凡諸家選明詩者。雖錄遺老甚備。而梅湖之作。終不與焉。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卽死後之名。亦若有厄之使不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余始識梅湖。族子銳齋。得梅湖詩愛之。抄一冊。置篋中。欲遺海內論詩者。匆匆十餘年。無與言。今夏銳齋自京師書來。言方刻梅湖詩集將成矣。余大喜。乃書是寄之。意自是世將多知有梅湖者。門說齋之事。誠善矣哉。嘉慶十三年六月七日。桐城姚鼐序。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坤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既收政柄。除惡掃奸。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圖泰穢亂。高宗命和坤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布。紳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理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彼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坤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鑲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坤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坤益嗾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讚。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裳薄。嘗夜入暮出。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廢去。

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子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予歸，遂不見君。予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著譽，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予痛云。

望溪先生集外文序

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說也。稱爲先生邑弟子，誦其文，蓋尤慕之。計其少時，亦與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南，鼎居桐城，惟乾隆庚午鄉試，一至江南，未及謁先生。其後遂入都，又數年，先生沒，遂至今以不見先生爲恨矣。嘉慶庚午，和在江南，去始至江南之年六十矣。先生之曾孫，乃以先生集外文見示。先生立言必本義法，而文氣高古深厚，非他人所能僞。今此編凡數十首，讀之誠皆先生文無疑也。然先生望溪集，乃手自定，此皆其芟去不欲存者。雖後之君子，閱此芟去之文，亦以爲不可及。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嚴，而憮然增悟者矣。然則其復鑄刻梓之集後可也。至其所以芟之之理，蘊淺學也，恐妄度未必當先生之意，故亦不敢遽有論。將以待後有讀者自得之焉。嘉慶庚午重陽日，同里後學姚鼐序。

程綿莊文集序

程往者在京師，聞江南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錫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傅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

朱生平行已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程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孰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元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髮浪沒斯則所遺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嘉固亦近畏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跋方望溪先生與鄂張兩相國書稿後

方望溪宗伯與鄂張兩相國書論制準夷事當乾隆年間準噶爾國生內亂禍變相尋我高宗純皇帝一乘其弊舉若振槁遂開萬里之疆此固由聖人智勇非常而亦天之祐福我國家而欲滅彼賊醜也若昔雍正之時則彼國勢猶完未可云非一勦敵矣宗伯舉深入以邀難必之功未知兩相國見此書後所以入告者何如而公之愛國忠友之情則皆可以謂至矣公自定文集未載此書此係公手稿藏於家者於公平生風義所關頗重後有刻公集者宜並入此篇嘉慶辛未五月二十六日同里後學姚鼐題。

跋史閣部書後

維之六世從祖湘潭公，爲明神宗時清吏。其長女適吳氏，夫亡，守節育孤。後與兄同遭流寇之亂，罵賊死。義史閣部撫皖時，高其誼，請於朝，旌之。夫人子爾玉公，今侍御，廢枚之高祖也。於史公憂歸時，以啓陳謝。史公復之書，藏於吳氏。今侍御以見示，肅惟史公千古偉人，撫皖時，吾鄉尤被其賜。民敬祀之，至今不衰。而吾五世祖姑節烈之風，光於兩氏家乘。又因史公之言，而彌顯，展讀手書，感敬交至，因題其後云爾。

讀孫子

左氏序闔閭事，無孫武。太史公爲列傳，言武以十三篇見於闔閭。余觀之，吳容有孫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戰國言兵者爲之，託於武焉爾。春秋大國，用兵不過數百乘，未有與師十萬者也。況在闔閭乎？田齊三晉，既立爲侯，臣乃稱君曰主。主在春秋時，大夫稱也。是書所言，皆戰國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虜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爲莫武若矣。

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甯靜淡薄先海內，無校于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校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于窮約，素封僂于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輜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甯，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

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剝剝聚斂，無益習俗之弊，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脫牧長，寡婦之賢，率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營啜汗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何孺人節孝詩跋後

昔孔子刪詩，屬風首柏舟之篇。蓋春秋之時，禮教衰，風俗敝，女子若其姜者鮮矣。故聖人頌與之也。其後風俗益偷，若魯貞女、淮陽陳孝婦之倫，間稱於世。及宋時，儒者申明禮義之說，天下宗之。至于今日，女子皆知節行之爲美，若柏舟之賢者多矣。是何士大夫之德，日衰於古，而獨女子之節，有盛於周之末世也。乾隆十五年，禮部議從江蘇巡撫奏，以天下爲節婦者衆，不可盡予旌表，乃別定爲格，如格者乃旌表。而女子之行，或出於人所難能，不幸不及格，有終不與於旌表者矣。然其實足以存教化，美風俗，君子樂得詠歌而稱道之，不繫乎旌與否也。鳳陽何太孺人，少寡守節，育其遺孤，不幸孤子夭，自投于井，家人救出之，爲立嗣。嗣子長而又死，卒撫孤孫。今武清令何君也。與衆爲同年友，京師士大夫以孺人節行尤異，多作歌詩以美之。何君以視予詩曰：「無忝貽所生。」夫孺人高行明節，可以張之以風乎天下之士君子，而況其子孫也哉。然則孺人之遺教遠矣。

送巽友南歸序

巽君劍戍，居江南之宜興，有園田在焉。其來京師，每爲予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予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譏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

食饜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于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余曰：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唐，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咏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龔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道德之盛者，不做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已。謙而光，偕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宜。若其一旦自江南而反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復與余歡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道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識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非未有齊吏。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向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放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隘攻難爲功。其甚者，歛盡合程朱而宗漢士，枝之蠟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

鸞深。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應詔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勞無明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寧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習長身美鬚，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幕四庫金魯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即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款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過飾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進而獨退，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宜之，宜有見惡者矣。況又加之以名稱邪。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汝美與名相副，名何足在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道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繒繳之患也已。

朱竹君先生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

進至長壽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
德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日
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頗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
文正周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
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穎不造，講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
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
友于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
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強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
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
未就，有時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
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
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予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沒，年才過五十，惜
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予閒至山中，厓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斯言過矣。今律
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褒以其婚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別嫁。以今律論，褒爲甚不誼。以褒之賢，衛今之

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與周室，而秦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癘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乘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療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危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姑舅及孝思皆死，備有屋三間，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已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纒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興。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概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陸賓，聘妻胡氏陸賓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奮，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三，去歲冬沒。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烟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入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來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于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蕙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方染露傳

方君染露，名賜豪，爲人清介嚴冷，不可近以不義。少以能文稱，爲諸生。乾隆三十年中，江南鄉試，屢不第。以騰鐘

方略館年滿，議敘得四川清溪知縣。既重官，履其僚輩渙漫之狀，曰：是豈士人所爲邪？吾奈何與著輩共處。且吾母老，不宜遠宦，即以病謁告。其蒞官甫四十日而去歸里，歸則授徒以供養，日依母側。執政有知之，招使出者終不往。如是十年，母以壽終。君悲傷得疾，以年卒。年五十有九，乾隆五十九年也。君久工書，里中少年多效其法。君夫人張氏，亦賢智有學。余居里中寡交遊，惟君嘗樂與相對。一日在余家，共閱王氏萬歲通天帖，疑草書數字不能釋。君次日走告余曰：昨暮吾妻爲釋之矣。舉其字，果嘗也。然張夫人竟無子，側室某氏生子元芝，元芝四歲而孤。君既喪，予益老，里中僑相知皆盡。君弟惠自京師書來，請爲君傳。余謂君行可紀，而亦以識吾悲，故書之如此。

黃徵君傳

順治時有徵君黃調鼎者，洛陽人也。字禮梅，其先在明有都指揮叢事，鑿生潤，潤生奇瑞，奇瑞生二子，曰九鼎，調鼎一，女爲福王常洵世子由崧之妻，早沒，葬于洛陽。崇正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殺福王及奇瑞。調鼎輔世子以逃，世子疲不能行，則負之北渡河，至懷慶，復自懷慶南渡，越淮江至太平。會南京迎福世子鹽國，遂稱帝。贈奇瑞爲洛中伯，以九鼎襲爵。立蘇州巡撫山陰祈彪佳女爲后，而以佳少女妻調鼎。福世子既立，荒政信用馬阮，調鼎諫之不聽。大清兵渡江，福世子出奔太平，其母鄭太妃爲馬士英挾之以至湖江，後歸山陰。時九鼎降附我朝，爲阿達哈哈番矣。而調鼎匿山陰，依祈氏不出。順治八年，有薦其賢者，朝行徵命官之。調鼎乃至京師，陳情固辭得已。時福世子死，柩在京師，調鼎求得之，乃載歸洛。又迎鄭太妃于山陰，而奉養之於其家。及鄭太妃卒，葬于福王之園。而福世子葬調鼎姊故妃之園。調鼎明時諸生也，常自稱諸生，閉戶論學。

姚熊曰：徵君之元孫時清，爲余同年進士。時清之弟時和，爲言其曾祖事如此。余讀明史，記福世子既出亡之後，事不詳，而黃君述其先祖事必不謬。徵君節行可稱，而福世子之終事，可以補史氏之闕，故爲次其傳云。

劉海峯先生傳

劉海峯先生，名大樞，字才甫，海峯其自號也。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常饒。獨海峯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卽知其意，而善教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峯，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邪？吾同里劉大樞，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知劉海峯。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謫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樞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口爲後。先生少時與翁伯父崑鵬先生及葉庶子最厚。庶子自京師歸，庶子與翁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樞陽。先生偉軀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翁：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峯，查侍郎懷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藉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皆以成其體。雄豪奧絕，屢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出今古者哉。其文與詩，皆有雕板，並欲稍刪次之，合爲集，未就，乃次其傳。

記蕭山汪氏節婦事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者，爲淇縣尉。淇縣君沒，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孤，而奮其資，以歸孺人。日欺陵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既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頗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徧走士大夫，求爲文。

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子，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阨困難，伏首相對閨闈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尙能堅其持操，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無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士貌榮名，卒何加於其身。毫末哉。

記江甯李氏五節婦事

江甯李文兆之妻呂氏，年二十二而夫死。一子方襁抱，家甚貧，無以生也。文兆有族兄弟曰文采，哀之以屋居其母子。子長爲賈，呂氏今年六十餘矣。於法當旌於朝，待吏舉焉。文采之族有文華妻楊氏，文昇妻魏氏，文旭妻胡氏。文中妻張氏，皆守節以老。文采皆收恤之，凡數十年。而四人者，夫死，婦年逾三十矣，於例不當旌。夫人之所遭不同，女年三十而釐，其苦有逾於二十而釐者。國家立制，不得不立之限耳。若夫人心之褒善，非可以例論也。文采生平嘗憫五節婦之遺，欲爲之紀。文采沒，子際春從館學，以告館。館謂五人者，貧而能守，善皆可褒，而文采之卹其窮，而欲著其名義，併可稱也。因爲之錄云。

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蟲壟回，嶠橫若不可徑。龍溪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積雨始霽，溪上大聲澗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薰艸松檉，槐楓栗椽，時有鳴巖。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巖

乎臨於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汗也。或曰後人求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河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溪內。左丈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此。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巖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黃塢先生與往，頌從，使頌爲記。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曰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谷中繞泰安城下，鄒泲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巔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巖漫，稍見雲中，白若樛繡數十位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迺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石。冰雪無瀑水，無鳥獸。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隨園雅集圖後記

龜者龜居京師，友人程魚門爲隱在江甯時，嘗寓居袁簡齋先生隨園幾一月，其水石林竹，清深幽覲，使人忘世，事欲從之終老也。簡齋先生與蕭伯父翼塢先生故交友，而蕭未見，獨聞魚門語，誠不能忘。其後蕭以疾歸，聞居於皖，簡齋先生遊黃山過皖，蕭因得見先生於皖。又後七年，蕭至金陵，始獲入隨園觀之。魚門語不虛也。而魚門於前數年卒於陝，獨家歸江甯，因見先生述其語，而相對太息。先生故有隨園雅集圖，所屬五人爲沈尚書、蔣編修、尹公子、陳文學及先生。先生以示蕭者，作圖之年，與魚門語蕭時相次。時陳文學年纔十八，今先生外，惟文學尙存，仕爲郡倅，亦已老矣。圖後名公卿賢士題識數千人，於今求之，非特昔之耆者宿德，邈焉已往，卽與蕭年輩等者，亦零落殆盡。獨先生放志泉石三、四十年，以文章詔後學於此，夫豈非得天之至厚，而蕭亦幸值之於是時也。罔有山陰梁相國記，五人爵里具焉，先生俾蕭書其末。夫人與園固有時變，而園可久存，圖終亦必毀，而文字可以不泯。千百年後，必有想見先生風流者，顧蕭非其人，不足託也。先生故人皆有題咏，魚門獨無名字，其間蕭識其辭，亦以補其闕云。

金焦同遊圖記

乾隆丁酉戊戌之歲，朱思堂運使方在淮南，邀余主揚州書院。而王夢樓侍讀居京口，嘗期之同遊金焦二山，屢宿僧寺。一日，三人對立山間，悠然若有所悟。思堂因言欲使工爲三人共作一圖，其後圖成而余已去揚州，里居不及見也。思堂旋亦歸京師，惟夢樓當居京口。余懷思南君，寄以詩云：「三客並知非一世，兩山迴首有餘跡。」紀是事也。數年，思堂竟捐館舍。又後數年，其子丹厓來爲河甯糧道，余適在江甯，相向感念思堂之不作，獨見賢子偉然繼武，重游江南，悲思之懷，一時交至。丹厓攜昔工所爲三人同遊之圖出以見示。作圖時，三人微及斑白，今猶與夢樓皆鬢髮皓然，與圖中不相似。蓋屈指閱十六年矣。思堂之儀容，同逸然既亡，蕭與夢樓餘年處世更

復幾何，未知此身與是國當孰爲真幻。因題其後，併以寄夢樓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晦日姚鼐記。

袁香亭畫冊記

香亭太守，與其兄簡齋先生解官之後，皆買宅金陵而寓居焉。風流文采，互相輝映，閨門內之盛也。簡齋性好山水，年六七十猶時出遊，探極幽險。兄東南佳山水，天都匡廬天台武夷，達於嶺海，無不至。而香亭日閉戶，邀之盤用，輒有難色。其性與簡齋異者若此。爾獨好畫，窮日夕執筆爲之不倦。蓋林麓烟雲之趣，浩渺幽邃之觀，水石竹木花葉鳥獸蟲魚之奇態，香亭自具於胸，而時接於几席之上，意其遊亦未嘗異於簡齋耶。茲册香亭摹畫思白山水，凡十二副。而簡齋自書詩十二首與相問，香亭以示余。余於詩畫深處，非所能解。自來金陵，與其兄弟交遊往來累歲，識名其末，以存其迹云。

陳氏藏書樓記

士大夫好古能聚書籍者多矣，而傳守至久遠者蓋少。唯鄞范氏天一閣書，自明至今，最多歷年歲。國家修四庫書，取資范氏以助中祕之藏，海內稱盛焉。余家近合流，開合泥，獲芝麓尚書所藏書，亦至今未失。其家專以一樓展之，命一子弟賢者專司其事，借讀出入必有簿籍，故其存也獲久。聞范氏之家法，蓋亦略與同焉。夫一人之心，視其子孫皆一也。而子孫輒好分異，以書籍與田宅奴隸養生之具同析之，至有恐其不均，翦割書畫古蹟者，聞之使人悲恨。然則藏書非必不可久，抑其子孫之賢不賢也。新城陳鏡齋先生嘗購書萬卷，其後諸子爲專作樓以貯手澤，樓旁卽爲子孫讀書之舍。今其仲子約棠太守，又慮勢久而後人或棄也，乃摹擬齋先生之像於石，而奉之樓下。使後人一至其樓前，而怡然思，惕然懷，愈久而不敢不敬守也。以余少獲奉見擬齋先生，乃以拓本

寄余，且命爲樓記。余於先生後裔，又識數人，皆賢雋也。而約堂用意，又如是之至。然則百年之後，數海內藏書家，必有屈指及新城陳氏者矣。吾安得不樂而爲之記也。

節孝堂記

國家於女子節孝著聞者，有旌揚之典，有列女之詞。所以表章潛德，風勵閭闔者，蓋至矣。然天下賢女秉節守道，或實可貴。而於旌表之例，有不合，抑或身亡無後，及有後而衰困禿弱，不能舉報。其爲懿美，處不能知。若是者，亦有之。是以江甯孫生金，相作節孝備考錄，以廣旌典所未及者。其書夙爲節使守土諸賢所稱善矣。惜孫生蒐舉未已，而身泯喪。江甯士大夫，皆欲依其法，致詢而增益之。郡中故有恤懿公局，今司其局者，就其堂爲錄中節孝視所。地狹不能人立一位，乃合作一神牌，而列書之。春秋得展禮焉。名其堂曰節孝之堂。其續有稱舉可徵者，同人爲核實，再副續編而後書之，以防溢濫。余登其堂，嘉諸君之體，輒書以爲之記云。嘉慶十一年五月五日。桐城姚鼐記。

復曹雲路書

爾再拜安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誦習聖一之文辭，衷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集首帖耳，侈口偉奇，適逸適適。問者耆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頹，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離不爲。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爾少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還習未嘗不勤。非如今之相師爲輸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生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既老而不懈。說之屹屹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爾居此一

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善書。苟非居處遠聞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示。所以爲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幸且媿也。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雖固不能爲益先生。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人上，苟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人。見之者衆，不可以私意徇也。故竊以爲說經，當一無所徇。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之意多也。非吾徇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文王之意而已。苟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可也。白漢以來，爲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日。苟非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來說四書者，乃纒爲科舉之學，此不足爲書。故竊自少不喜觀世俗講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今先生之說，固多善者，然欲爲時文用之意存焉。竊輒以硃識所善者，先生更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爲書，以視於後世。竊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遠鄙，則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難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之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顧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成文，則善矣。直諒多聞，益友之道也。竊不足爲多聞，直諒雖不能逮，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竊自撰經數十首中，乃有幸與先生意同者，今併寄一册，幸教其失。實從子謂杖履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面陳，茲略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竊再拜。

復魯絮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絮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

魯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惟自幼迄茲，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翁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惟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爲文如鑿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駢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鑠鐵。其於人也，如鶴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絮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謬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喚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樛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樛而偏時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天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鉉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常，按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虛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抄本不用勝刻者，講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雖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逸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余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閩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霧。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間，願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雖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能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主，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尊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駁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前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審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於「何患於喪」一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藉於蔡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無同一轍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

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與王鐵夫書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頓首奉書鐵夫先生侍史。昔桓譚有言：「凡人忽近而貴遠。」以鼐之不才，又於今世固所謂祿位容貌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盛稱之，載諸文集，是其取舍遠乎流俗之情。而鼐獲不棄於賢哲，有不待乎後世之子雲也。豈非幸哉。舉世滔滔，知己寧可再遇，而相去四五百里，無因緣一見。久欲奉一書於左右，而忽忽未及爲。昨賢子至，乃承賜書先之，展誦喜躍不可勝。而又以自慚其疎惰也。冬寒，惟興居萬福。先生文章之美，曩得大集，固已讀而慕之矣。今又讀碑記數首，彌覺古淡之味可愛，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於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爲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遺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眞爲得其傳矣。詩之與文，固是一理，而取選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誦之餘，別有韻味。由於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至於尊書亦殊妙，所寄冊當裝以爲世寶，固不復奉還。略論其欣仰之意，聞之以爲有當否。鼐今歲在江寧過臘，歸期尙未能決。昔年嘗一遊蘇州，極思其風景。若再獲東來，一瞻容儀，則大快平生矣。但不知得果此緣否。賢子在此，且當時得通書，率復不具。

復姚春木書

姚鼐頓首春木足下。鼐今世一庸才耳，足下乃以宋元以來，學問文章之統相屬。見推崇重，甚愧甚愧。素無交游之緣，不遠千里遺書求益，讀懷樂善，足下之志則美矣。顧鼐不足尸之耳。夫求學之道，靡於聞見之所嗜好者，每

愚其偏平心廣采賤病其不精愚見嘗欲持平國視偏溺者差異矣然嘗自恐不精此所望海內賢士君子有以教益之。至於求勝之心，則誠未敢也。足下所欲爲紀載之編，此一代史學也，所志甚大。昔退之少有成，唐一經之志及後身爲史官，乃反不敢任其事，可謂惑矣。然竊謂此亦有天數焉。夫生而富貴及死而聲名，其得失大小皆天所與也。紀載者，人名聲所由得之所託也。故天欲其成乃成，天欲其傳乃傳，不然則廢。足下姑亦爲之，以聽天意可耳。竊舊作九經說，已有刻本，今寄上。其有增益及他書未刻者，則未能寫寄。賜寄湖海詩傳，乃未至，不知於何處浮沈。述庵先生想尙健，其文傳成書未邪。先伯蕙郎先生無成書，平生讀書好以所得細書記於簡端，竊欲爲集成筆記，然以其太碎細，難輯，故不能就。私心所最憾，僅采數條，以意次敘入。九經說而已。至敵鄉密之先生撰述，欲光海峯南堂息翁詩文集，皆有刻本，而此間卒未可得。若江金書則具在，歛也。竊頃自皖移來金陵，主鍾山書院，衰老絕不能作大字，所命爲楹對字，又犯竊家諱，故不可爲也。胡維君所欲爲書皆未成，而於去年已病喪矣，甚可傷。敵邑如此子者，亦未易多得也。茲因便上復，安得一見面言希時通消息不具。

甯化三賢像贊

三賢者故制布御史曾既聚廢放光祿卿伊新棟雲林故茂真生陰乃方靜夫

宋旣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終，或僞或真。聞三君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亡嘗銘其窔，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同輔，日侍師親。式穀之森，雅言用遵。瞻像匪遠，其道日新。

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名崑號閩仙

世奚治寧，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騰焉求賢，昔仁臯聖。自上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罵貪競。偉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隸絕干，有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休

悼病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搢是贊詠。

羅太孺人墓表

攸縣陳檢討夢元之母曰羅太孺人。初歸于贈檢討諱伍南家，無尺地以資生，父母作苦，中年乃能買屋以居，數子讀書爲士，未幾贈檢討君亡，太孺人撫其二子，皆十歲餘，能使無失業，相繼爲縣諸生。旣而長子夢鼈又亡，獨與次子居，或頗侵侮之，太孺人禁毋論，較惟資爲學益，急以至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太孺人年近七十，檢討請歸奉養，太孺人遭逢艱難，豫樂不同，能始終靜一，其心不愆，不惰。年七十三，乃沒，將沒，戒子異日人朝，毋徇勢利，而弊舊學，故檢討至今奉其教爲端士焉。當長沙之南，衡山之北，湘水東受洙，亦沅湘則逾衡，永西南崩嶺，汨汨則東南至茶陵之東，洙源雖近，而清徹俾於湘，故其旁多奇士。攸縣居茶陵下流，洙至是納攸水，受其通稱。其西遂近湘，故之會云。縣中陳氏爲最大姓，檢討之祖在明多取科第仕進，久而勢落，徒業，至檢討再與其家，而太孺人最有力量焉。初贈檢討君治屋城中，居攸水西南，而其六世墓地曰叢壩，又在其西南，距攸水十里，據露山之勝，陳氏長者謂贈檢討君夫婦賢也，使葬獨於此，故太孺人始厝城北，今葬叢壩祖塋之次。乾隆二十七年檢討值國覃恩，追贈及太孺人三十九年，刑部郎中桐城姚鼐表其墓前之隧。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常和坤秉政，策步軍統領，遣提督番役至山東有所調察，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凌虐爲暴，屢數縣莫敢向問。至博山博山縣方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乃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卽擒而杖之，異皆爲快。而大吏大

賤即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劾奏投和坤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坤遂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勅革武君聯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坤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君諱儼字虛谷偃師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讀經史考證金石文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今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鼎表

蔣君墓碣

君諱知廉字用駉翰林院編修鉛山蔣心餘先生士銓之長子也編修以才稱天下矣君少繼有才名能文工作書乾隆四十二年爲選拔貢生從編修京師編修大病割臂和藥一進而愈君鄉試屢不錄以勝錄勞授州同知發山東署臨清州同知史事甚辨辨獲盜之不實者執之力卒獲真盜果如君言毓水滸君行視救溺者中涇未幾卒年四十一乾隆五十六年也當余在揚州時編修君赴都過揚州相見君以拔貢將入試與其弟偕從時丹徒王侍讀有家僮善歌吹笛而編修工爲曲嘗成曲俾以笛歌吾曹相從飲酒鶯歌極樂以君年少不呼使與也第見編修有子英秀侍側共言其可慶而已後未十年聞編修歸里旋沒又數年而君亡余頃居江寧君之子立中來求爲文紀君其年已逾君始遇余之年矣人世之速而才者之不可留如此悲夫君才旣足稱沒後其幼子立萬之生母賈氏卒綏以從今從君葬是亦可紀而余又感恩生平故舊乃書其略俾立中碣君墓上云嘉慶三年十月桐城姚鼎表

抱犢山人李君墓誌名并序

自劉海峯先生晚君樞楊以詩教後進，桐城爲詩者，大率稱海峯弟子。然吾謂爲詩自有性情，非其性情，雖學不能善。李君仙枝，字寶樹，游海峯之門，學其詩而似之。孤介自喜，爲縣諸生。早棄去科舉學，在家爲園池，植竹樹自娛。稍稍積錢，卽出游覽山水，遠絕城市，其性情真詩人矣。乾隆五十八年，余在江寧，君忽至，問所自來，曰：偶思洞庭，及錢塘西湖，因游月餘，途聞未嘗與人談話，今將歸，過此來見君耳。因邀余至其家，後余歸里，以君居抱犢山，去城猶百里餘，未及往也。而君旋卒。卒後，君從子宗傳，述君意，欲余志其墓。余以君之可稱述者如此，因許銘之。君祖熙載，父光璠，娶王氏，卒於嘉慶元年三月十一日六十四歲。抱犢山人，其自號也。銘曰：大江之北，浮渡之東，抱犢隱崇，是爲詩人之幽宮。

周青原墓誌銘并序

乾隆三十年春，高宗純皇帝南巡江浙，令江南士之獻進賦頌者，召試於江寧。自十六年南巡，至是三召試士矣。是年定爲糊名閱卷，取中尤嚴。而江寧周君，以廩膳拔貢生入試，欽定爲一等，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君之名，乃大著於天下。君入都供職，旋入軍機處辦事。一夕，內直上偶問得君名，歎曰：此吾南巡時所得江南才子也。時大臣無不欽重君者，君兩會試未第，倏掛吏議。君時年才逾三十耳，而意沮喪，無仕進之志。君故通曉天下利病，又善爲文奏。既退閑，於是四方督撫多請君入其署爲章奏，而君亦藉以遨遊徧天下。當君之待過，以人有來探事者，請對不知。後其人得罪，引君及同直軍機者，皆未泄密也。吏有與軍機官相惡者，卽以不嚴斥探者，傳重比讞。其後與君同罪者，復進用至卿貳，而君獨遠迹都門。雖其居幕府爲奏之善，多爲天下稱誦，而身一見枉終。

放廢以至於老，此天下所共慨惜也。君諱發，字齊舍，其號曰青原，人皆呼之。故青原之稱尤著。余初於京師見之，其文章書法之美，交游中所希見。而議論和平，與人接，恂恂溫良人也。余歸里，主皖中書院，君時來皖，得再見。甚歡。余後至江寧，而君尙依君子之桂於皖，遂不見。而之桂今以君柩歸矣。君夫人沈氏，賢而早沒。生二子，之桂安徽候補知縣。之桐先喪。嘉慶十六年十月十日君卒，年七十四。次年口月口日葬於江寧南青山之麓。夫人沈氏先葬於是，今以君合焉。爲之銘者，桐城姚鼎也。銘曰：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并序

故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桐城張公者，贈光祿大夫、諱士維之曾孫、贈光祿大夫、秉彝之孫。而太傅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也。雍正元年，恩詔開會試科。是時文端公薨，公之兄太保文和公已爲戶部尚書，充會試考官。公以舉人例，避不與試。值特命官別試，遇避舉人，於是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左贊善，歷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詹事。今上卽位，以公爲工部右侍郎。公在翰林，常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素無條例，爲者繁簡任意，漏遺完資，不稱史體。公精思爲之，寒暑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上以爲善於其職。於是公以工部侍郎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注記者，獨公爲然。爲工部侍郎數年，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又二年，遂告歸。公爲人誠樸篤謹，細微必慎。每當入朝，自書職名讀之，與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奉使督江蘇學政，遇試士日，公服竟日，燕處不脫。人問之，公曰：取士國重典也，敢忘共乎？其爲侍郎，謹奉法度，而絕阿私。既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所爲喪祭禮制，多合於古，足爲法式。其自爲甚陋，成人所不堪。雖其家人嘗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百金，不惜也。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爲江西巡撫，過公居，奉數百金爲壽。公

曰吾幸足衣食安用汝金爲。又有以人篋寄公者。公曰吾生平無病。烏用篋。少爲宰相子。久居京師。冠蓋之間。而終無世故。遇人無貴賤。率意而言。必忠必信。是以天下之士。皆謂公長者。公諱廷璩。字桓臣。兄弟六人。其四皆貴。長少詹事。廷璩仕仁皇帝。與文端公同時。次太保大學士廷玉。次禮部侍郎廷璠。太保禮部侍郎。與公皆仕憲。皇帝及今上。最久。公之歸也。禮部侍郎及太保前後皆告老。而公最後沒。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璩兄弟皆舊臣。賢者。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公卒于乾隆二十九年。年八十有四。夫人吳氏。子二。長若泌。舉人。次若渠。副榜貢生。以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日合葬公夫人于桐城北投子山麓。銘曰。德葆以居。才託其餘。取安吾心。不爲人夸。士誰能然。惟公之行。繼成於學。始秉於性。再世鄉相。家胡不賢。厚植根苞。天則祐之。我銘其幽。所陳者信。後世識之。以因無盡。

左衆郭權厝銘并序

衆郭諱世經。考曰贈文林郎諱激。母曰張孺人。祖曰贈文林郎諱之延。祖妣曰姚孺人。孺人爲館會祖姑。於親黨。君爲余丈人行。然而年相若。少而志相善也。君娶舅女。其妻之弟應宿。及君兄一青。及余四人。少者十餘歲。長者二十餘。里居無他交。獨四人相遇不厭。而君於其間。尤沈靜寡言笑。勤學喜爲詩。詩成視余。輒以意指瑕類。君不爲忤。輒更易之一青。與余常出遊。君偕應宿。營視余家甚備。其後一青承湖北縣。以獲盜功升爲令。入京師。過余旅舍。籌餼夜對太息。憶君與應宿。雖爲諸生。而方藏花竹爲園。遊歌詠山水。邈然不可逮也。一青爲令六年。罷去。後二年。余亦病歸。然後四人者。復聚於里中。時乾隆乙未夏也。然君比已被疾。其秋加劇。九月竟卒。夫人倉卒遽。勤從而絕。逾年一青病。至冬亦亡。夫交友久。雖及其遇而遽亡之。雖常人猶可悲。矧君兄弟之賢。而與余之厚邪。君卒年四十七。一子七歲。曰虎。應宿撫之。厝君及夫人柩縣北古塘。而余爲銘。待虎長而葬君。銘曰。

嗚呼衆邪之極也志學而將究也身隱而年弗壽也繼者昆而偕亡者婦也厥天爲之夫焉咎也維余之身有也銘以詔孤之幼也。

嚴冬友墓誌銘并序

冬友江寧嚴氏諱長明一字道甫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君以生員獻賦召試賜舉人內閣中書就職旋入軍機辦事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多智又工於奏牘諸城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去其名而以其數併入地丁徵收君曰今之雜項古正供也今法折徵銀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民當供且舉再徵之是使民重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已之大命川之爲逆也大學士溫敏往督師欲君從行君固辭退有咎君奈何遠宰相意者君曰是將敗沒吾若何從之人顏汝君言既而溫公卒致軍潰以死隨往者皆盡辛卯恩科會試劉文正公爲考官值軍機事有常闕白君搥鼓入闕得見既而出同考官朱學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史事爲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卽試成進士何足貴當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議而雲南糧道以分賂屬員虧銀不完將死去限期下日君具牘入請文正奏寬之乃生其年遂擢侍讀君治事衆中獨勤辦然以是頗見疾其後連遭父母喪服終遂請疾不復人閒遊秦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爲定奏辭還主廬揚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口日卒於合肥年五十七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爲詩文用思周密和易而當于情嘗爲平定準噶方略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四縣修官其自爲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及論辨經史書算文藝金石文字者凡二十餘部百餘卷祖諱馨父諱自新俱以奉直大夫內閣侍讀爲贈封官夫人南昌耆工葉用章之女生男女各二男曰觀晉余在都時君時與相從見君朝趨省禁暮入文酒之會若甚暇者然或以事就君謀必得其當君嘗語人曰異日先去官者必姚君也後數年余請告歸過江寧君

竟迎笑曰。吾固料君之來也。余居皖中，君一來會。後余再至江寧，而君喪矣。乾隆口口年口月口日葬君及葉夫人於某所。君之子請銘。銘曰。偉猗冬友，常時羣士，智執典範，既筮事樞，振物之首。才非不見知，而其仕之登不究。得年非夭，而亦不爲壽。天命若是，夫孰可多有。代石鐘詞，瘞貽弗朽。

夏縣知縣新城魯君藁誌銘并序

君諱九皋，字絮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寧，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而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躡嶺至建寧，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鄉之雋才，又授于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誦。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誦聞，寓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遠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歲，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旣版，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頌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霜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于官。

年六十三妻楊孺人生四子，肇、熊、肇光、嗣光、迪光。四女子，又庶出之子五，皆少。一女，肇光拔貢生。君上後母弟某，嗣光壬子科舉人。君以後從父弟某，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殞。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葬銘。銘曰：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知。其文蹈雅，平實德在夏。而士與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袁隨園君墓誌銘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隨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即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果矣。旣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甯。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遶東南，山水佳處皆備。其瑰奇幽邃，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妙，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傳，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猶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

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甯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劍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于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旣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遜，孫二，曰初，曰禧。始君卒，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神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燕居江甯，從君遊最久。君沒，遂爲之銘曰：粵有耆胤，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謫如其冲，其產越中，戴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同阡，銘是幽宮。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巽者，龜在京師。欽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邈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龜曰：大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一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僑三，自陳梁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燕而三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龜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者，聞海峯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耳。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振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龜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于先生。龜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于樞楊先生。

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煎酒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踴也。

王禹卿七十壽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夫聞見精博，至於鄧康成，文章至于韓退之，辭賦至於相如，詩至子杜子美，作書至于王逸少，畫至于摩詰。此古今所謂絕魁俊，而後無復遠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數者而盡有之，此數千年未嘗遇之事，而號魁俊之尤者。倏然而究其所事，要舉謂之爲人而已，以言爲己，猶未也。夫儒者所云爲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子異，然而吾謂其超然獨覺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於萬事之中，要不失爲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遠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謂不必，而况身尙未免溺於爲人之中者乎？丹徒王禹卿先生，篤志學佛者也。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咏吟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副，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獨至其佛學之精，而人反不甚信。僕以語人，人口諾而心笑者，且有之。今歲八月，先生忽生背疽，負痛欲死，而晝夜危坐，與人言說，神明不變。市月而平復。於是世始駭歎知先生之學，真有能外形骸而一死生者。平時不覺，遇難而後見也。又越月，則爲先生七十壽辰。夫先生苟無此七十之壽，則其爲己之實，不能大著於天下，而天下反以其爲入寄迹之事，稱之不亦失先生於交臂乎？先生持佛戒，桑弧之日，不可以酒醴稱觴，並獨爲斯言以壽，侑以清茗，使來壽於堂者同飲之，將終醒而無醉云。

祭劉海峯先生文

嗚呼。自聖有道。道存乎文。孔徒之傑。與顏同倫。周室世衰。末流岐分。或鳴爲技。或以道陳。迄千餘年。其傳縉縉。豈無才士。識闡其亦。苟爲憤強。卒躡而阻。聖言載世。有炳其光。蔽曉於曠。日月何傷。吾鄉宗伯。勇繼絕軌。甘篋胸臆。甯遺腴旨。賤萬逾俗。去古則咫。先生再興。益殫厥美。上與詩書。應其宮徵。抉摛百家。掩取瑰偉。抑揚從心。不見端委。日麗春敷。雖妍不靡。世有斯文。千載之雄。百世所述。當世則窮。半生場屋。老授學官。卒亦不居。退處江干。天奪其子。獨與以朋。昔我伯父。始與並興。和爲文章。執聖以繩。劇談縱笑。據几執觥。召我總角。左右是瞻。賤子既冠。於京復見。先生執手。爲我嗟歎。嗣學古人。以任道期。歷覽其文。以贈吾離。其後閱年。又逾二十。豈徒君耄。亦衰及念。吾伯父相見以泣。先生益病。侍幃妻妾。要我床前。強坐業業。猶有高言。記爲上法。孰承遺書。竟委几榻。舉世茫茫。使我孤立。有言莫陳。終古於邑。嗚呼尙鑒。

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攀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偏。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聞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決。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森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昧。吃口澀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自鑒。